

定庵诗话续编 民国 由云龙

●卷上

前编所录，多海内知好佳章，及泛论古今诗派沿革变迁之故。而于滇省时贤所作，尚未遑及。且前编譌脱错误有待于更正者甚多，则续话之不可以已也。

陈石遗先生诗话载永福黄莘田《香草集》中七绝居多，盖学义山、牧之、飞卿、东坡俊逸处。有《青花砚》诗云：“一寸干将切紫泥，专诸门巷日初西。如何轧轧鸣机手，割篇端州十里溪。”并系以铭云：“余此石出入怀袖将十年，今春携入吴门，顾二娘见而悦焉，为制斯砚。余喜其艺之精，而感其意之笃，为诗以赠，并勒于砚阴，俾后之传者有考焉。”顾二娘居阊门专诸巷故次句云。而慈溪柴小梵《梵天庐丛录》亦有孀二娘制砚一则云：康熙中吴门顾二娘似制砚著称。相传其生平所制，不及百方。非端溪老坑佳石，不肯奏刀。又能以鞋尖点石，即可辨别瑕瑜。乾隆末年，杭州何春巢（承燕）得一砚于金陵市上，背镌刘慈一绝云云，即前诗也。亦有跋云：“吴门顾二娘为制斯砚，赠之以诗。顾家于专诸故里，故云。时康熙戊戌秋日。”何工倚声，因填《一剪梅》镌其旁云：“玉指金莲为底忙？昔赠刘郎，今遇何郎。墨花犹带粉花香，制自兰房，伍我文房。片石摩挲古色苍，顾也茫茫，刘也茫茫。何能携取过吴阊，唤起情郎，吊尔秋娘。”载《随园诗话》。词不甚佳，而诗则一，乃系之两人，跋意亦相似。考戊戌为康熙五十七年，而黄诗名显于雍乾间，究不知属之何人为确也。秦谿云真赏斋藏有顾二娘制太师少师砚，万季野题诗，署康熙庚申，则又在二十九年矣。

宋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载湖州崔刍言郎中，初为越副戎，宴席中有周德华者，刘采春女，善歌《杨柳枝词》，所唱七八篇，皆名流之咏。韩琮舍人一首云：“枝袅芳腰叶斗眉，春来无处不如丝。灞陵桥上多离别，少有长条拂地垂。”王湘绮《新柳》一首云：“带雨和烟手自移，分明看到绿丝丝。行人莫怪成阴早，未遣伤离折一枝。”与前诗语意相反，而思致绵邈，各极其工。前诗谓灞桥离别甚多，柳被行人攀折，不能成长。后诗则谓以无行人攀折，故成阴早，可悟作诗之法。

前记顾二娘制砚，刘跋署康熙戊戌秋日，为康熙五十七年。张南山《诗人徵略》，莘田系康熙四十一年举人，戊戌已当暮年时。而万季野题诗之时为庚申，则尚年幼，未必即有制砚之事也。万诗甚佳，为录于此：“碧壑风水号，昆铍神锋劈。石髓献奇姿，幽人获尺璧。不方复不圆，宽展无促逼。可以濡笏金，可以试椽笔。石乡润泽深，一泓不可测。”

《石遣室诗话》评陈仁先《戒坛卧松歌》，谓全首音节高抗，如空堂之答人响，则以平韵古体诗，出句末字多用平音也。此秘韩孟始发之。韩如《谴疟鬼》

、《示儿》、《庭楸》、《读东方朔杂事》等篇皆是，孟尤多云云。出句末字多用平音，如大谢《登池上楼》、《石门新营》诸诗皆是，余前疑先生何以不引，而反引后来之韩孟。细加玩索，始知出句善用平音，惟唐人最工，非六朝人所及。特李杜已多如此，不自韩孟始耳。李如《古风》之“正声何微茫，哀怨起骚人。扬马激颓波，开流荡无垠”。杜如《奉赠韦左丞丈》之“此意竟萧条，行歌非隐沦”及“尚怜终南山，回首清渭滨”诸句，皆音节高抗。他如岑嘉州《登慈恩寺浮图》之“突兀压神州，峥嵘出鬼工”，韦左司《送令狐岫宰恩阳》之“贤豪争追攀，饮饯出西京。樽酒岂不欢，暮春自有程”，皆其等类。故曰唐人为最工也。

杨子勤《雪桥诗话》载姜西溟《惜花》一绝云：“一春强半是春愁，浅白长红付乱流。剩有垂杨吹不断，丝丝绾恨上高楼。”而王兰泉《湖海诗传》载吴县诸生刘潢字肢三有《月纓山房》、《玉樵山房》诸集。其《吴门杨柳枝辞和王兰泉》三首，其末首云：“采香欲动木兰舟，浅白长红付乱流。见说东风吹不断，丝丝绾恨上高楼。”与姜诗只首句不同，第三句易“剩有垂杨”为“见说东风”。姜系康熙丁丑进士，已属晚达，行辈自在刘前。其诗沈归愚《清诗别裁》亦载之。当是刘改用其句，而语意究不及原作之明晰婉约也。

《前话》谓沈乙盒深于内典，其《西摩路》诗云：“老母米潘因，晚华曼陀姿。”曼陀罗华屡见佛典，惟米潘因不得其解。予友何季默云：“考《戴记内则》‘其间面垢，覃潘请盥’郑注：‘潘，米澜也。’又《左氏》哀十四年《传》‘使疾而遗之潘沐’，杜注：‘潘，米汁，可以沐头。’江南名潘，关中名泔。又按《说文》：‘潘，泔米汁也。’‘泔，周谓潘曰泔。’则二字皆为米汁明矣。”季默之言如此。按米汁可疗胸疼疾，其或者以谓母疾有因米潘治愈之事乎？抑尚别见于内典？不可知也。季默又言申凫盟诗“故人天上落双鱼”，本之古诗“遗我双鲤鱼”，“遣”字平音不谐，易用“落”字，遣、落双声也。《石遣室诗话》作“得双鱼”，得字似误。

陈小圃先生工书，亦喜作画。人以摺扇求书者，书竟，辄于翻面任意画之。尝为予画一扇，作柳塘水漫，牧童骑牛，乱流而渡，题一绝云：“柳塘水漫竟成河，宝马香车不得过。到此方知牛背好，牧童稳跨涉风波。”画虽未工，诗则极有意致，可诵也。

余亲家袁树五太史《卧雪掌诗集》、《诗话》，久已脍炙人口。近作《西华洞歌》一首，雄辞奥句，力追迫杜韩，尤非老斲轮手不办。诗云：“山口忽作吞天状，口周十丈径三丈。唇下悬髯髯拔龙，唇上触鼻鼻卷象。攀髯踏险石荦确，呼气晴热日骄亢。为开眼界开寂光，却苦双脚大怨望。入洞乍惊陷大泽，芝草挹波桃花浪。烟霞四壁幻水仙，旌旗五色拥神将。赤莲吐花挂车轮，丹凤刷

羽森屏帐。年年海会会无遮，天人万宝齐供养。颇闻山谷通一线，直泻川脉涤九脏。罗婺撩语谷声应，滇泽鲸波尾闾畅。东壁如张武夷幔，蝶蚨低抑鸾鹤抗。一滴古泉一滴石，一空一色非非相。山牧飞砾叩之鸣，宫商匏革天乐唱。西壁凸凹独炫奇，凸流钟乳凹云葬。其北乃为山之喉，咽石磊磊高引吭。玉根磐石俨佛座，大光明自白毫放。同游陈子发愿力，欲雕石佛待巧匠。孙子本契妙明心，手写悬记心回向。我憩洞口卧绿茵，梦越三十六天上。人人心定山山平，光无量亦寿无量。题诗不敢污洞天，四顾苍茫转狂妄。摩崖远凿大道傍，鸟音和雅碧千嶂。”自注：“洞在滇会西十里海源村，村有寺，寺门额‘西华胜境’，黄文洁公（琮）手迹也。寺至洞三里许云。”

趟樾《丈广州杂诗》十首，其八年写际者，尚未付印，录之。其一云：“街穗仙羊渺，趋臄市蚁哗。木棉经岁叶，藉菊始冬花。紫洞珠娘艇，黄标海客家。年来兵警剧，备战有飞车。”其二云：“爰此夜初长，壶更坐亦忘。谈资池北库，薰味海南香。雪糝桃榔面，霜明牡蛎墙。老榕高不落，叶叶语风凉。”其三云：“南越文王冢，东山启隧年。黄肠书刻木，翠墨拓成编。蜀殿楹非故，闽溪树已颠。留兹偿眼福，心折蔡侯贤。（新出南越文王冢黄肠木刻字，蔡哲夫汇印成册，持以见饷。”）其四云：“质岂关泉饮，达哉吴隐之。沈香投乃去，贤俚操同持。故迹在何许？清风无已时。明珠还合浦，等是系人思。”其五云：“都起封川令，兼资文武才。粤民亲父母，海盗馘渠魁。金碧生奇气，风霜损大材。遗文吾重辑，展读一心开。（蒙化彭竹林郡丞，景东程月川抚部。”）其六云：“福山谁福主，尸祝二杨公。环货丛珠贝，连檐接闸閘。煦民奔鼻善，击贼铁鞭雄。岂独钦循绩。惟桑有敬恭。（昆明杨抚部永斌，建水杨郡守楷。”）其七云：“铁笔大冯精，丹青小李名。性同方外僻，艺以不羈成。卢难输千贯，鸦烟痼一生。海南问遗迹，寥落故乡情。（昆明布衣冯浩李书吉。”）其八云：“老将笑笼东，城头马子红。礮沉金虎气，书断纸鸾风。下濂谁杨仆，輿尸又叶公。中原从此敞，遗憾是文忠。”其九云：“怪物产孙康，分镳总肇殃。电光铜马帝，诊气土龙王。看埽琼崖窟，先贫宝玉乡。天心与人事，搔首怅茫茫。”其十云：“曲江诗教始，五子起南园。逸气翁山盛，元音《独漉》尊。乾嘉群雅萃，末季一彭存。瞰荔怀亡友，遣编渍泪痕。（南海谭谦使叔裕。”）

岁丁卯，樾丈有《饞春诗》二首，周君惺甫依韵和之。樾丈评其眉云：“语妙，不易索解人；情往似赠，兴来如答，诗外有事，诗中有人，寓意既深，用笔尤活。”诗云：“愁裹逢春废酒卮，坐看春去意如痴。绵绵远道相思地，惘惘高楼独上时。过客光阴成自误，惜花心事许谁知。倚栏尚有残红在，欲挽东皇与护持。”其二云：“早识春归不是归，送春情绪却依依。剧怜痴蝶犹酣梦

，但见群莺已乱飞。斜日园林红渐褪，清阴庭院绿初肥。隔年先认来时路，山色苍苍莽四围。”时当十六年政变后，唐督不久即逝世。诗固实有所指，词婉而意深，不媿风人之旨。余与周君交亲三十年，相知甚深，尚非强附解人。然不揭明诗旨，数十年后，益无有知其本事者矣。

外舅马星五先生，宦浙十年，一署窰绍台道即告归。有留别杭州父老同寮诗，和者甚众，刊为《西湖春话》。俞曲圆、徐花农俱有和章，惜日久佚失。归后优游山水，极泉石丝竹之乐，仅记其《赴三角山庄途中》二绝云：“黑山高绝俯临河，九折羊肠下半坡。山顶早行山麓宿，盘纤绝似踏岷峨。”“仄径弯环便竹兜，山行竟日思悠悠。马樱花发红当路，摘与舆夫插满头。”有《养云草堂集》。

外舅在杭时，尝为曲园文孙陞云作伐，娶彭刚直公孙女。庚辰嘉平月完婚，曲园首唱二律志喜。外舅和之云：“鸣凤翔鸾正妙年，（陞云年甫十三龄。）翩翩对舞入华筵。于归之子宜家室，含笑而翁倍爱怜。竹叶杯传金屋裏，梅花琴奏画堂前。佳儿佳妇谁堪比，两颗明珠一样圆。”“喜闻愿毕向平初，移结朱陈近蠡湖。太史文孙称国器，侍郎淑女薄金夫。遥呈百世荣昌颂，待绘双星嫁娶图。恰好嘉平成嘉礼，传来佳话篇三吴。”

前记《唐诗纪事》载周德华唱韩琮舍人《杨柳枝词》，同时复唱刘禹锡一首，云：“春江一曲柳千条，二十年前旧板桥。曾与美人桥上别，恨无消息到今朝。”此事及诗，《丽情集》亦载之，而刘集不载何也？观此可知唐时名流之诗，皆可被之管弦，入于歌唱。不仅旗亭之歌，《清平》之调，故甚重之。自后词曲代兴，诗遂不复入唱，而音节之和谐，远不逮唐矣。

倪退翁云：“有唐三百年蒙蛮为滇蜀巨憝，屡被侵扰。而李宓、鲜于仲通之败，尤创巨痛深。以韦皋、高骈辈，雄武冠时，亦只却敌自保而已。高宗、明皇之世，迭次用兵，少见功效，惟武后之世，复置姚州，不见有征云南之事。《唐书》不载，蜕翁《历年传》亦无之，惟杨升庵谓观《骆宾王集》，可证武后时有征南之事。如骆诗《行路难》云：“去去止哀牢，行行入不毛。”又云：“交趾枕南荒，昆弥临北产。川原饶毒雾，溪谷多淫雨。”则从征之事也。其《姚州道破逆贼诺波浪杨虔等露布》云：“浮竹遗胤，沉木余苗。”又《破李俭露布》云：“俗带白狼，人习贪残之性；河湟赤虺，川多风雨之妖。水积炎光，山含毒雾。竹浮三节，木化九隆。郑纯之化不追，孟获之风愈煽。”又《代姚川道李义祭赵郎将文》云：“滇浦挺妖，昆明习战。”“致令王师失律，凶狡凭陵。”“亭堠多虞，故有负于明代；《春秋》责帅，岂无惭于幽途。”合宾王诗文观之，始虽小胜，终亦丧师。史不书者，当时讳败不以上闻也。唐之败于南诏，不止杨国忠而后隐蔽，盖武后之世已然矣。

岁甲午杨应选绘钱南园侍御《松石鸣琴小像》，印诸《点石斋画报》，松石点缀，楚楚有致。惟小像则酷肖赵樾村丈，不似南园。樾丈题古风一首于上云：“有盘者石虬者松，援琴而鼓南园公。榆村为摹仰亭本，快若亲炙生乾隆。公曾自写守株像，甫除馆职严提躬。靖共叙历蹶复起，此图之作皤已翁。清鏢贞固君子志，一传歌咏先王风。如松不凋石不转，坚操介性完初终。枢垣一疏纠执政，根本万事调黄钟。《白华》赋阙《鸛羽》奏，孝乎惟孝能移忠。山泽之度冰霜容，金铸丝绣夫何庸。第一流人四海望，愿印万本传无穷。我今刺船东海东，破篋亦有焦尾桐。松湍石濑鸣淙淙，公乎不作吾安从。”

玉溪严仲良（天骏），夙工诗，学涪翁有逼似处。惟不甚修边幅，冠盖京华，斯人悴憔，妇人醇酒，遂戕其生。然瑕不掩瑜，其才地实可惜也。其辛亥在长阳，有《山农》一首云：“山农今年有喜色，蜀黍高于青竹梢。薯蕷硕大又繁衍，斗量车载堆堂幻。广场夜月老瓦盆，婆娑醉舞歌笙匏。山岩雨盛雪练下，画笔翻描千丈蛟。宁知低原半泽国，江汉之浒皆滔滔。五溪烟深三峡倒，所至横扫全堤牢。近间荆沙潜沔民，其鱼百万纷鸿嗷。谁系玉绳鸣河鼓，彼苍者天毋乃劳。国家比岁正多故，内府久已空泉刀。偏灾屡见不一见，鬻爵亦刮龟背毛。书空咄咄且三叹，荒林叶战长风号。”《望黄柏山》云：“突兀祝融堆石廩，苕莞太华压咸池。精金秘宝有光气，大药茁茁无尽时。观古疑编《灵异记》，云开容索陋儒诗。会须绝顶登临遍，手挈浮丘采紫芝。”摘句如《公余韵语》云：“雪后筇管明晚翠，风中橘柚递寒香。”皆得力于双井者。

陈筱圃丈诗，劲气直达，理胜于词，亦极似南园通副，不仅平生为人及书法步趋之也。然通副诗颇多婉约处，似较近骚旨，非如丈之贸直如话，老媪都解。尝写示二首。其一云：“避雨輿中似楚囚，掀帘忽得纵晴眸。断藤老抱雌雄树，芳草甘可子母牛。释担行人趋茗肆，扶犁健妇艺瓜畴。细观物理谁非命，却讶予心独有忧。”“柳树河边日又晴，黄昏入店坐三更。日斜雌蜺雄虹见，月瘦南箕北斗明。仰屋天窥颓瓦缝，推窗风侮短灯檠。小楼偃仄居何陋，胜有新诗纪客行。”盖公车途中作也。

大理郑丙唐大令，才气横绝一时，天资明敏，高出侪辈。尝自言癸卯春闈，题纸下后，略睡即起，信笔疾书，日未加巳，五篇皆脱稿。阅之不惬意，另撰五艺成，日未下春也。其平日敏捷亦如此，非夸饰之词。而观其文，则奥峭古老，非流利一派，真有出入意表者。是科彗隼，其闈艺略可睹，诗亦典雅可诵。有感事二律云：“星星遗火恣燎原，纵是明珠不讼冤。圈豕朝肥呼学士，城乌夜啄泣王孙。东都复社人垂尽，北海清流水亦浑。漫向云阳悲夜月，市头多少未归魂。”“折槛难回失后机，朝衣赴市竟无词。沈冤狱底私金寇，扶眼门东望越师。矫诏固知天梦梦，褒旌终惜日迟迟。鸿毛漫与山争重，相国虚堂尽节

时。”系咏庚子事。有《小琅环仙馆诗钞》，刊入《云南丛书》中。此为其癸卯途中写际者。官河南知县未一年，以腹疾一夕而殒。壮年庸志，可痛惜也。兰芷庵先生《声律启蒙》有“松根入地如钉钉，塔顶侵云似钻钻”二语，余嫌其俗，疑後人羸入，非先生原本所有。後阅《诗话总龟》载顿云依淮南高骈，罗隐讥之，夏饮于海风亭，云咏诗云：“青蝇被扇扇离席”，隐遽曰：“白泽遭钉钉在门。”又梅圣俞亦有句云：“蝨毛苍苍攢不死，铜盘蠢蠢钉头生。”又《说郛》宋史弥远端权时，仕宦之辈，奔走盈门，优人以四书语为戏曰：“甚矣《论语》难读，如‘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’，反覆不能成诵。”一答曰：“今史相国枋政，汝不去钻弥远，而来钻弥坚，宜汝之徒劳也”云云。可知钻、钉二字，亦有所本，非杜撰也。又余曩试经正书院课，《艾人赋》有“吓诈孩提”语，评者抹去“吓”字，批云：“俗俚字不可用。”余戏诵温岐诗云：“知因此恨人多碛，悔读《南华》第六篇”，盖“吓”字本《庄子》卷六：“于是鵲得腐鼠，鷓过之，仰而视之曰‘吓’。”非僻书也。

昭谏之诗，多近俚俗，本不足据为典要。惟钉钉二字，古人用者甚多，如《续世说》王伟《为侯景檄湘东王》云：“项羽重瞳，尚有乌江之败；湘东一目，宝为四海所归。”元帝大怒，後获伟，以钉钉其舌於柱，刳其肠而死。其他用者尚多，不备举也。

五代十三君，五十二年，各据疆土，易姓僭窃，如翻熬上饼。士大夫多容容保位，视节义如尘土。顾节概虽靡，而风雅不废。如后唐之冯道，所向称臣。后梁之王易简，几篇五代。后汉之王仁裕，历事八君。然王荆公雅爱道诗，谓其能屈身以安人，诗虽浅近而多理语。其偶作云：“莫为危时便怆神，前程往往有期因。须和海岳归明主，未省乾坤陷吉人。道德几时曾去世，舟车何处不通津？但教方寸无诸恶，豺虎丛中也立身。”其他作多类此。王易简本唐末进士，拜左拾遗，辞官归隐，留诗一绝云：“汨没朝班愧不才，谁能低折向尘埃。青山得去且归去，官职有来还自来。”后果再出，历显宦三十年始终。王仁裕诗尤夥颐，生平所作，几近万首，有“诗窖子之称。奉使荆渚，高从诲出妓十辈弹胡琴，仁裕诗云：“红妆齐抱紫檀槽，一抹朱弦四十条。湘水凌波惭鼓瑟，秦楼明月乍吹箫。寒敲白玉声偏晚，暖逼黄莺语自娇。丹禁旧臣来侧耳，骨清神爽似闻《韶》。”五代诗多浅俗，似此绮丽铿锵，尚有晚唐风格。惟自命旧臣，了无天宝梨园之感，翻为虞廷《韶》乐之谏，从海何人，而敢当此，殊觉太无心肝者矣！

朱梁大臣如敬翔、李振、杜晓、张策等，皆唐朝旧族，本以忠义立身，重侯累将，三百余年。一旦委质梁室，其甚者赞成弑逆。唯司空图以清直避世。隐中条山。奔昭宗行在时，有诗云：“多病形容五十三，谁怜借笏趁朝参。”其志

可悯。又《失河湟》诗云：“汉儿尽作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。”其意可悲。“六龙飞辔长相窘，更忍乘危自著鞭”，其语可警。《二十四诗品》，《与李生谕诗书》，均能传诗之神，得诗之窍。有唐以诗鸣盛，若图者，人品既卓，诗格复超，以之结李唐三百年之诗局，滋无媿矣！

崔颢《黄鹤楼》一首，开阖动宕，格律浑成，严沧浪至谓唐人七律，当以此首为第一。曩陈性圃丈尝问余，人称崔颢《黄鹤楼诗》，一气流走，寓整于散，而又不失律法。然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，以“悠悠”叠字对“复返”两单字，岂不有伤律体？余谓“悠悠”叠韵，“复返”双声，以叠韵双声相对，古人常有之，如王子安《滕王阁序》：“兰亭已矣，梓泽邱墟”，以“已矣”叠韵对“邱墟”双声，不害其骈体文法。盖双声叠韵皆互相衍变而成，如“晏晏”可为“燕婉”，“茸茸”可为“蒙戎”，“蜜蜜”可为“龟勉”，此双声叠韵之同于叠字也。如“尹”为“尹威”，“椒”为“椒聊”，“般”为“般桓”，此由一字而衍为双声叠韵也。丈颇首肯。惟首句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因古本有颢自注“黄鹤，人名也。”遂皆作“昔人已乘白云去。”然《齐谐志》载黄鹤山昔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。《广舆记》亦云黄鹤楼在武昌黄鹤矶上。意山与楼皆以人得名，云“乘黄鹤”固无不可。要不如作者凭今吊古、室迩人遐之意，尤深远耳。

朱筱园先生诗话，宗旨正大，尤以《论诗绝句》五十首，为其特识。《江阴》金淮生（运同）谓其诋诃前辈，有过当语。如言阮亭《三国小乐府》中一首云：“长揖横刀出，将军一世雄。头颅行万里，失计杀田丰。”此咏袁本初事。一、二、四句，皆言绍事，第三句忽插入公孙康语，（绍子尚及熙败奔辽东，见公孙康，天寒求坐席。康曰：“汝头庙将行万里，何席之有？”）意不连贯。为酌改曰：“儿头行万里，遗恨杀田丰。”只换三字，词意显豁，上下贯串矣云云。金君谓“儿头”二字，未能如“遗恨”二字之浑成，仍不相称。余谓三四句，皆系论古者统论本初后之疏阔，殃及其子，致丧身之祸，咎其失计。词意未尝不贯，三字不改可也。

筱园先生有《怀古》一首云：“万里分藩翠海涯，妆楼春拥后庭花。攀龙死负山头雀，跃马生追井底蛙。故妓漫歌《金缕曲》，荒坟难见玉钩斜。奸雄跋扈今何在？暮色苍凉噪冷鸦。”又浙江吴牧驄太守（仰贤）《昆明怀古》诗云：“白哲通侯旧建牙，包胥痛哭到天涯。入关壮士追秦鹿，出塞单车载帝。故妓分香犹有梦，奸雄跋扈已无家。凄凉新府沧桑换，兴废谁怜井底蛙。”皆咏吴三桂事。涉及陈圆圆辈，轻描淡写，工丽有余，深透不足。三桂一生成败，于圆圆关系极深，非长篇歌行，不足以发挥。岁癸酉，余发起南雅诗社，踵吴梅村旧咏，以《后圆圆曲》为题，佳作如林。盖其本事在滇，见闻较切也。

惟传闻既纷，主张非一，有谓其先事即托足空门者。赵星海（式铭）云：“蔡家军马自天来，金汁尸填水倒回。搜残汉苑金钗队，辇尽隋宫锦绣堆。圆娘当日身先寄，茆屋荒庵门静闭。澹澹催成入道妆，忽忽挽就抛家髻。”何季默（孝简）云：“几辈婀娜逐国亡，胭脂辱并事堪伤。有人观变知所止，袈裟一领持空王。佛灯青换九华烛，蒲团稳异芙蓉褥。一榻钟鱼寂静陈，何有笙歌吴弄人。”周惺盒（锺岳）云：“昭武（三桂僭号）既亡军亦溃，昆池饮马多胡骑。吴宫籍没入官家，姬妾都归沙叱利。独有圆圆早见几，黄拖入道似玄机。未同花蕊随王衍，又向唐宫舞绿衣。”（按王衍当作孟昶，原稿似偶误。）有谓圆圆闻三桂衡阳兵败，即易服远适者。吴子白（良桐云：“）意当衡州兵败死，噩耗传来天万里。易名早度碧鸡关，滇南何地无名山。一衣一钵随处隐，世外消闲空五蕴。不将真相示人知，后人更复知为谁。如在兴师以前卒，尔时无因守秘密。墓必附近依城闾，何至传闻无一真。客从废寺摹画像，香魂指葬商山上。青冢茫茫烟雨迷，文人附会疏考稽。”吴君自注：予诗意圆圆必早他适，盖准情理而言。顷于悔庐假得《余杭县志》，载洞霄君事。海街杨学曾尝作《续圆圆曲》长篇，有云：“白鸽禅师事渺茫，蓬莱三度见尘扬。几人碧血光泉壤，一代红裾继禹航。”注云：“圆圆者，县三桂妻，顺治丁亥，三桂以平云南桂王功，封平西王。圆圆将正妃位，固辞不受。后知三桂蓄异志，乃请为女道士。及康熙癸丑三桂反，戊午诸王贝勒讨平伪党，滇南大定，籍三桂家，圆圆独不入籍，不知所终。当三桂未叛时，有侍儿策其必败，以计自脱于禹航之洞霄宫，号洞霄君。（见《雪笑集》）观此足以证成予说云云。”有谓三桂反时，圆圆谏不听，始入道者。惺盒诗中四句云：“君王反侧轻谋乱，谁说艳妻能内嬖。（陆次云《圆圆侍》云：三桂蓄异志，多出于同梦之谋。）老溷遥连楚国兵，宸濠终拒妾妃谏。（圆圆谏三桂书，见余《兰仙笔记》。）”有谓圆圆见几，事前即自尽，后见于降鸾扶乩者。萧石斋（瑞麟）云：“鲸鲵黯黯图拚飞，杯玑何须卜之鬼。绯衣脱去更袈裟，深山兰若阿依家。梳妆台溷王孙墓，何处觅得吴宫娃？潢池须臾盗弄起，金马腾辉孽龙死。麻姑忽降蔡经家，三尺血缣污青史。缇骑飞驰搜金珠，美人怅望消息无。阿香宫冷琼楼烬，蛮花豸乞鸟充罗敷。妖艳籍入掖庭走，杜兰香乡无何有。余杭知己洞霄君，话旧好结方外友。”其他如阮赐卿、张天船、李即园以及近时名人王半塘、樊樊山诸君之作，为前、后《事辑》所已录者，（况夔笙为《圆圆事前辑》，李曲石续之为《后事辑》。）概不举列。大抵词人墨客，喜徵艳迹，以供写咏，不免牵率附会。（如谓其祝发宏觉寺，法名寂静，而今寂静墓碣固在，大书号玉庵公，与圆圆渺不相涉。《廷闻绿》疑寂静为伪大学士耶壮图之母，殆近是。林畏庐之《劫外昙华传奇》直以昙华寺为圆圆修真之地，亦非谓其

投莲花池以殉，即葬池旁者。则阮赐卿规访其墓而不得，即今商山埠上，莲花池侧，土垄纵横，率无表志，凭何证其墓所耶？）实则圆圆自崇祯庚辰、辛巳间，已与冒襄邂逅，归三桂时，年已二十余。计至三桂反时（康熙癸丑），年已五十左右。刘健（庭闻录）所云，三桂时健父官云南府同知，康熙五十八年，健追忆庭闻为此录。清兵入滇时，圆圆已先卒，斯言为信而有徵矣。戴网孙《昆明县志稿》，圆圆先入道，至云南平时，圆圆已卒数年矣。滇父老相传，县逆伪宫人尔时多为尼以自匿，故会垣尼庵之夥，数十倍于他郡，疑圆圆亦混迹其间。然圆圆声名久著，非普通宫人之易于匿迹，故先卒之言，为较可信也。谅哉！中州李舒园（元沪）之言曰，夫以一弱女子，崎岖乱离，卒完破镜，虽事无足道，然为一代废兴逸闻所关，亦有不可没者。故为论列之如此。

昆明南城外五里，有地曰石虎岗，相传某年突来一虎，至此化为石。堪舆家谓系地脉之表现，当出奇士。后果生赵侍御，虽官止五品，然忠节挺然，亦云验矣。土人遇有疾病危难，祷之辄应，殆侍御之灵感耶？石则冥顽不灵，乌有感应者。侍御名讵，流寇入京，率众御贼，巷战而死。清帝入关，褒谥范景文以下诸忠臣，侍御因无人为之奏请，遂见遗。至乾隆中，始迫谥忠愍。戊辰南雅诗题，有《石虎歌》，多就题面发挥，忠愍事仅写其大略而已。石斋《石虎歌》云：“昔闻隋家韩擒虎，擒得皇帝击以组。今闻擒虎如擒帝，辛亥之月壬申岁。虎耶石耶不分明，人假虎威更为厉。司级禁奸不禁神，婆婆仲子东门扮。忠愍祠荒增坛遗，巫社集焚鬼薪。石而虎者享血祀，虎而冠者应耽视。不夺不履古所同，试缚试到肆诸市。石作灵言呼村儿，循环递嬗各乘时。明年蜡祭迎猫日，请看若敖鬼馁而。”忠愍事，元和邵百峰（岷）有《赵忠愍公得缢》七古一首，沈归愚尚书称其“凛凛有生气，令读者如见其衔须受刃时”也。诗云：“滇南侍御人中杰，气如虹霓耿不灭。壮猷早著翦萑苻，正色俄看冠朝列。维时明祚丁未造，劫火烧天百川竭。弄兵剧贼覆神州，食肉谋夫营蚁穴。可怜国事无可为，但见乾坤日流血。阖人夜半开九门，百万黄巾拥丹阙。君王披发殉山河，宰执全躯效臣妾。大臣命重小臣轻，劲草何如疾风烈。一呼巷战千人靡，身首分余立如铁。但教心与赤日悬，肯惜身随天柱折。腐肉馨香何处归？愍忠寺畔埋冰雪。风雨犹闻啸国殇，沧桑未许磨残碣。易名钜典隆圣代，特采嘉言表奇节。百年幽泐一朝显，六韶山州增皎洁。丈夫七尺即泰山，取义成仁在勇决，不尔芳名何卓绝。君不见同时多少偷生人，一念蹉跎成瓦裂。”谨按忠愍公天纹丁卯举人，知龙泉县事，值白莲教倡乱，率勇士剿平之，邵诗所谓“壮猷早著翦萑苻”也。以卓异迁御史，甲申闯乱殉节。顺治十年，雍正元年，两褒奖明末忠义之臣，皆不及。乾隆四年，贵州道监察御史石屏傅为讵宁，奏请旌奖，始予赐谥建祠。前此仅于愍忠寺旁，（即谢叠山殉节之地）乡人

岁时祠祀，拟私谥曰忠烈，榜祠之楣曰“景忠”，至是始得正名。而傅君以一疏而树义声，邵君以一诗而显令名，忠义之感人深矣哉！赐谥后，傅岩选、张月槎两先生徵题诸诗，刊为《景忠集》。张鹏、沈德潜、杭世骏、齐召南诸名流，均有题咏。而沈归愚选《清诗别裁集》谓百峰所作甚多，七律尤工，遗稿皆散佚，仅存此首，故录之。公字镇所，子二，长从德，从公殉难。次从耀，出继外亲家。公死已无后，而任澍南作《画像记》称丙午冬再上公车，晤公裔孙新宇，出公画像，乃绘而藏之。是公继嗣有人，特未知其所从出耳。

昨方纪陈圆圆事，适儿辈同学友沙君德贞，偕同美国女作家温赛德女士来见。备言到滇专为搜求圆圆事迹，将为介绍于欧美妇女界，俾知中国多奇女子。顷已得圆圆肖像，再能得其所作诗词尤佳。女士曾作《昭君》一书及孟姜女、鱼玄几故事云。余篇考纪载圆圆事实之书，皆无自作之诗，仅《众香集》（王鸿绪等撰定）载圆圆词三首，姑录以予之。至《商山鸾影》所载诗二十余首，出于假托，夙所不取。已欧美人动以科学实验为准，扶乩降鸾，恐涉迷信之讥，未予录示。词为《荷叶杯有所思》云：“自笑愁多欢少，痴了。底事情传杯，酒一巡时肠九回。推不开，推不开。”又《转应曲送人南还》云：“堤柳、堤柳，不系东行马首。空余干缕秋霜，凝泪思君断肠。肠断，肠断，又听催归声唤。”又《丑奴儿令梅落》云：“满溪绿涨春将去，马踏星沙；雨打梨花，又有香风透碧纱。声声羌笛吹《杨柳》，月映官衙；懒赋梅花，帘裏人儿学唤茶。”词甚婉约，惟其人非足为历史社会增重者。昭君系被匈奴胁取，孟姜女品节卓然，嫌多附会。玄机诗虽佳，人亦不足取。因列举曹大家、鲍令暉之文学，花木兰、秦良玉之忠勇，宋宣文、桓少君之节概，曹娥、缙紫之孝烈，齐后、赵后之明决，陶母、徐母之贤淑以示之。吾国良妇淑女，本不胜举，奚事取之小说？近日盛传输入欧洲之王宝钏（即《红鬃烈马》）、赛金花剧本，（赛金花戏剧已被中外取缔。）余亦期期未敢赞同也。

固始秦宥衡（树声），博学清鯁，陈臬滇省时，屡延入署，谈艺甚欢。尝谓学者立志须高，非汉魏以上之书不读，因指架上谓余曰：“此累累者无近代著作品也。”与曲靖孙少元丈为壬午乡举同年，过从甚数。国变后，同寓北平，时有唱和。惟宥横诗不多作，偶得一二首，皆有清鯁气，肖其为人。《东海相国以虞卿见勛柬赏菊不果往》云：“何处名山信可期，当年人事已支离。高秋鸿雁自为国，落木潇湘正出师。容我陆沈知命晚，媿君珍重著书迟。秦川对酒犹无分，说与黄花定解颐。”盖宥横夙不以东海为然，故东海设晚晴诗社于总统府，屡招之不往。且只称之曰“相国”，具有微意也。丙寅八月，宥横病甚，少元丈往视，危坐不能言，目炯炯视之，诊其脉细微，而神色如常，意无遽变。次日趋视，则已入殓矣。其家人谓可启视，因痛不能仰云云。见其《哭秦

宥横同年诗》自注。诗亦情至文生，录之可以见交道也。诗云：“昨日握手视君面，今日揭棺始见君。面目那堪看隐约，尘根何遽泯知闻？三长腕底真良史，（君预修《清史》。）一恸声中有断云。最是孤寒齐下泪，天乎岂竟丧斯文。（君宦辙所至，傲睨长官，而宾礼贤士，振拔孤寒，奖掖后进。近年每过君所，学子满前，或乞书，或问字，君殷勉不倦也。）”

光绪中，滇省乡举，壬午一榜，颇多隽才。陈小圃学使及太和王采臣侍郎，尤为眉目。二君皆以弱冠联捷，文章事业，卓有可观。国变后，侍郎任参议院议员，侨寓津门。年过古稀，犹饮酒赋诗，豪爽如昔。昨于少元丈扇面上，见其近作数首，亦可想见其人也。《丙寅夏五偕赵次珊、朱子樵、娄翔青、曹縠蘅泛舟八里作》云：“渤海风云日日催，眼看平地尽楼台。远器剩有南开水，但得闲时便溯洄。”“久客燕尘素化缁，临流更感鬓成丝。东风一棹瓜皮艇，也有烟波万里思。”“招邀旧雨与新知，消夏寻幽到水湄。只是天心偏苦旱，短篷无术却炎曦。”“八里台前水不波，柳阴夕照晚风和。荷香不断苍葭外，怪道诗人韵事多。”“巍然一老赵襄平，美意周旋在息争。偶为清游留半日，中流容与一身轻。”“广厦连云育众才，忧时卧病意深哉。河亭日系吟诗舫，可似桐溪有钓台。”“结网依芦便作家，江村生计足鱼虾。石禅招隐不归去，为道伊人在水涯。”“卜筑溪庄狎水鸥，群居聊作稻粱谋。十年树木谈何易，况是园翁已白头。”又《癸酉九秋郭啸麓太史赠诗感及辛亥路事依韵奉酬》云：

“万劫难回痛罪言，炎天赤日午犹昏。岂真国乱蜀先乱，坐看兵喧世更喧。菊酒逢时还遣兴，桑田留命总怀恩。低徊青史殊多事，定论何尝到墓门。”少元丈于民十五、六年寓北平高庙，与孙师郑（雄）、王源瀚（涵宇）诸君时有唱和。少元存其手稿甚富，兹录其有关时局世教者。师郑《和洋字韵》二律云：“王吴诗派峙双洋，（王渔洋、吴莲洋）文笔程江耸二量。（程周量、江德量）前辈真能传法乳，后生讵敢抗颜行。研经自得从心矩，入圣宜求换骨方。悟得屯蒙忧患理，静参《周易》与《归藏》。”“不须旧外别求新，（光绪季年缪艺风师尝与余言，今日宜保存旧学，灌输新学。勿于旧外求新，亦不可弃新而守旧。云龙按：此贵清李一般文人学士之论见。贵则政治当局，过于顽固守旧，不能及时刷新，遂致因循委靡，一蹶而不复振矣。钟毁雷鸣伪乱真。系国敬宗思复古，《周礼》以九两系邦国之名，一曰宗以族得民。）嚶鸣作合似通神。引觞自酌师元亮，帐饮倾都薄季伦。落落晨星数三五，良宵翦韭话情亲。”涵宇和云：“身世危舟簸远洋，印须我友费思量。直从洱海歌洄溯，欲仰虞山赋景行。（少元，滇之曲靖人，师郑，苏之常熟人，其先世悉迁自皖休，同为唐新安伯之后。）几度书传南北阮，二难名重季元方。（少元寓积水潭高庙，师郑寓西砖胡同，盖京城之极南极北也。余居贵人关，则两君之相距适

中地，尝屡为两公传书达意。今两公已互通唱和，且以同祖故，序年龄为昆仲，亦佳话也。）西砖日影西涯水，（李西涯故宅遗址，约在高庙之左百数十式。）人海茫茫许共藏。”“篱落秋深菊蕊新，客中况味淡逾真。学分汉宋原同祖，诗写韩欧如有神。（漠宋诸儒，皆有功经籍，后人强分门户，盖未流之过也。今师郑兼崇汉学，少元笃守程朱，于道同原，亦犹之于族同祖，故闻声相思，有如沆瀣。前读师郭《题东齐诗丈集》五章，推崇甚至。）各抱豪情忘老大，（原作有“羞喜豪情相似处，牢愁不负气昂藏。”）试将经术范群伦。

（师郑作《读经救国论》，少元亦原本经义作《人格辨》，皆有功世道人心者。）笑余瓠落空无物，从此青灯渐欲亲。（行年六十，始欲重亲灯火，其垂白无成，已可想见。然此气则与两公并豪矣。”）涵宇复叠洋、新二韵，虽不免言之过激，然亦可见风气之披靡，民生之重困矣。“缟素谁能说莽洋，（说去声，《说苑》“予贡曰：‘赐也愿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，赐著缟衣白冠，陈说白刃之间，解两国之患。’”）民财括尽唱筹量。江南父老呼休战，直北貔貅欲鼓行。颇牧有心防九塞，苏张无口召三方。（徐陵《劝进表》“昔苏秦张仪，违乡负俗，尚能招三方以事赵，请六国以尊秦。”）儒冠一溺成何用，大壑虚舟未易藏。”“近体同光结构新，阁开《诗史》续《天真》。（师郑有《诗史阁诗集》可与其先祖《天真阁诗集》并传。）登高不到伤心地，（师郑《答友人约北海登高不赴》，有“怕经旧伤心地”之句。）下笔能惊主夜神。（范成大诗“秉烛仍留主夜神”，师郑前数月作《湘中大水篇》，颇足为冥行者棒喝。）三寿作朋应并寿，四伦虽剩恐无伦。（来诗有“作朋鼎峙称三寿，人纪沌澶剩四伦”之句，余谓近年青年男女，朝恋爱，暮离异，则夫妇之道苦；豪强黠猾，朝约兄弟，暮若仇敌，则朋友之义乖。近有某诗人掩柩在堂，其于作白话诗，有云：这都是家庭的怪现状。则父子之恩，且几乎息矣。四伦云乎哉！云龙按：道老辈抑郁牢愁，发为诗歌，不免有偏激之处。但其言虽激，其心无他，分别观焉可也。）忘机却羨东斋老，积水闲鸥日日亲。”师郑诗清丽芊绵。如《丙寅重九友人招赴北海登高未往感赋二律》，其首律云：“远道绵绵目欲穷，九州扰扰苦兵戎。怕经旧苑伤心地，（其手稿作“苑”与前作“”异。）漫咏《新丰折臂翁》。仲氏吹簾成鬓雪。（余须发仅白数茎，舍弟方久，今年五十有六，已繁霜盈鬓矣。）孟嘉落帽畏头风。年年客裹过重九，孤负东篱菊几丛。”古体如《题旧揭鲁公座位帖后用岑嘉州转韵体》（三句一转韵。沈归愚云：此体自《峯山碑》出。）“东斋觥觥吾伯兄，古心古貌傲骨撑，心正笔正通神明。海王村东获《颜帖》，翠湖西涣忽焉失，三篋书亡长叹息。贡父作官黔山阳，珠还合浦腾光芒，丰城剑跃逢雷张。萃老掀髯莞尔笑，翰墨有神交有道，太邱动色嗟神妙。书中之圣推平原，谁其嗣者何与钱，鼎足三

分翁松禅。藁书此本夸第一，字走龙蛇文郁律，神物护持燕许笔。平越府君忠格天，阖门殉国一线延，颜常山舌血共溅。滇吴瓜瓞绵一脉，忠孝远承君子泽，传家珍重《兰亭》迹。题词附骥惭蝇呻，沧桑世变忧心殷，逃禅欲作无怀民。伯兄笑语小弱弟，历劫不磨仗文字，且访西涯谋一醉。”涵宇亦有《元旦七古》一首，用平、上、去、入各韵。首为韵云：“岁次戊辰日正中，蓬庐毗连灵清宫。贺春首谒陈太傅，苏坡门墙咫尺通。（陈师住灵清宫，陈玉师住西皇城根，均与余居接壤。）手版例执弟子礼，绛帐须眉坐春风。我归短巷亦填溢，门生拜跪与我将毋同。乃知化雨沾三千，衣钵相传年复年。不重师今重学古，名教纲常追前贤。春明庠序纵林立，未开揖让尊经筵。且将礼仪勸儿辈，况汝讲堂早已衔三鲈。昔年曾慕下帷董，孤陋羞称儒一孔。教学相长在切磋，唤醒众生梦懵懵。履端万众看回春，草木生机尽萌动。心香一办祝太平，一视同仁念林总。犇下林池渐解冻，大好风光客断送。我闻明日袍泽集，白宫讨论救时定沈痛。向戍弭兵酝酿中，大厦支持赖梁栋。兄弟何苦争阃墙，小丑跳梁亦一。晓来屠苏酒正熟，歌舞堂前丝竹肉。梅花献岁气象新，云集千祥与百福。举家罗拜笑语喧，更有贺客来不速。一笑试笔赋新诗，兼为女郎题画幅。”师郑旅京失意，不免叹老嗟贫，时有激切偏宕之论，丈尝以书规之，得古人交友相规之谊。尔时北洋军阀横行，民生憔悴，前之达官学士，以枢府移南，凭借无所，尤不免皇皇饥饿。以谓救济良方，莫如颜李学说最切时用。归滇时极意访求其书，欲力为倡导，而不知十年前余已得《颜氏学记》及习斋、恕谷诸论箸，为之重校刊布。盖吾国士大夫空言救国，弃实蹈虚，自宋以来，即踵斯弊，致国势积弱不振。颜李学说实全国人对症良药，匪第为一时一地计。余固略同斯见也。师郑尝有覆书言及之，略云：李恕谷三道之说，颇为平易切实，习斋颂恕谷之论，遂谓世无安坐而饿死之圣贤。是则然矣，然颜李在当时，虽不合时宜，而所遭究为清明之世，不若后之玄黄反覆也。即孟子之于宋于薛，受七十镒、五十镒之金，恐亦非黄巢、朱温所可相提并论，况更有不逮者乎云云。盖犹不免偏激之见也。

师郑与珠岩老人高杞（年八十有二），石禅老人赵藩（年七十有七，师郑亦年六十余。）共作古风，咏会泽唐氏临终受报之事，谓之《三老天刑篇》。注云：继尧病，见二鬼拳打足踢，昼夜不休，跪地哀乞曰：“受不得了！”鬼不听。又云：“病中频呼小斋干臣饶我，缓拖我，我受不得矣！”三诗皆推波助澜，备极呵斥。夫以高君为四川人，师郑常熟人，远道传闻失实。自在意中。若樾村丈虽参唐幕有年，广东军务院时期，且代表唐充政务总裁，交通部长，唐病危时，一切状况亦未躬亲闻见，遂不免过听。此等子虚乌有之言，而形之歌咏耳？前见师郑诗，有注云：唐用女秘书某氏，号机器美人，余曾和其韵矫正

之。（娱字韵云：齐东野语宜徵实，蓟北诗筒偶寄娱。）又樾丈诗注谓滥发纸币数千万，破坏金融，贻滇省人民以无穷之害云云。按民国十四、五年间，整顿金融，平滇沪汇兑，已低至每汇沪币百元，只需滇币一百四五十元，此商会财厅，皆有案可稽者，非虚惶之词也。师郑著《读经救国论》，曾录唐废督裁兵之议，固夙许其人者，竟以传闻失实之言，轻信肆诋，亦未免矛盾自陷矣。夫唐之为人，好色奢侈，固无可讳。然兼资文武，雄毅有为，小德出入，不足以掩其长也。章太炎先生高著眼孔，平日少褒许人者，到滇亲见唐氏，谈讌月余，其后二诗一联，足以尽唐之为人矣。诗云：“旷代论滇士，吾恩杨一清。中垣销薄蚀，东胜托干城。形势稍殊昔，安危亦异情。愿君恢霸略，不必讳纵横。”“兵气连吴会，偏安问汉图。江源初发迹，夏渚昔论都。直北余迩寇，当关岂一夫。许将筹箸事，还报赤松无？”题系《发毕节赴巴留别唐元帅》。其挽联云：“功似周绛侯，才似李西平，僭制已除，独秉义心存共主；燕昭晚求仙，齐桓晚多宠，雄图虽蹶，终于民国是完人。”称其护国之功，揭其色荒之过，功过分明，严于《春秋》之笔矣。

南康卢滇生（铸），英年力学，才华茂美，曾肄业滇之经正书院，以细故为山长陈小圃先生所责，非其罪也。辛亥随师西上，余方莅永昌太守任，百务倥偬，未得倾谈。离滇后，久不相闻问。去年滇友写示其和李释堪一诗，气韵沈厚，在鄂省任省务委员时所作也。《山亭晚眺次释堪韵》（坐中所谈，皆东北近事也。）云：“云雨荒沈战伐多，江山终古倚嵯峨。入门自媚腰空细，弃甲何人腹未皤。长夜谁将星替月，一泓坐见海生波。伤心辽鹤归来语，犹唱当年《得宝歌》。”又为少元丈写扇面四首亦佳。《为进卿题画》云：“三年客思花前尽，一角残山劫后看。最是浔阳江上月，画中照见泪痕乾。”其二云：“不见昆明已十年，春来湖上日堪怜。与君径欲拏舟去，饮渌轩头取醉眠。”又《题南汉铁花盆拓本》云：“眼底兴亡五百年，可怜一炬烬龙天。芳华故物犹惆怅，不见原头预备砖。”其二云：“春风十里素馨斜，肠断当年帝子家。为问芳华旧供奉，几人曾见后庭花。”以产于滇而号滇生者，前有钱塘许文恪公乃普（普字李鸿），后即铸。乃普由嘉庆二十五年一甲二名进士授职编修，历司文柄，仕终吏部尚书，有《堪喜斋集》。铸亦蜚英腾茂，早著声称，王后卢前，于滇有光矣！

护国之役，大计早已内定，第以饷项奇绌，正因练模范团队事与总参谋处唐在礼接洽，欲赚取袁氏款数十万。又袁之侦探密布，表面上不能不虚与委蛇，徵求各方意见时，往往以反语诘之，不知者遂疑唐初意附袁。但先期派人赴港、沪、海防一带，欢迎海内豪杰，各种倒袁布置，事实具在，不可掩也。当定义时，诸公多主张设大元帅府，以资号召。余力赞唐公，主张仍沿首次革命军政

府制度，先改设军政府，各省响应者，以次成立。俟袁氏帝制推倒后，再公议设立中枢总汇机关，此实义师得力之一大关键。此外大兵既出，饷济奇艰。龙觐光迫于南，杨起元逼于北，内地土匪蜂起，每夕鸡毛告急之文，星火不断，真有如曾文正之旁皂一室，坐卧不安者两月余。此则局中人自受之，不堪为外人道者也。犹记计定出师时，蔡公任第一军长，意气勃发，目中无虏。余私幸此举成功可必，尝因各同志组织《义声报》以壮军声。余为唐公拟题一联云：“有声来自西南，是集义所生者；何物敢窃神器，当折以笞之。”嵌义声二字，豪气犹可想见。（此联已见《逸经》内何君慧青撰文。何君之文，皆属实事，以尔时固在幕府中也。）至蔡公节俭自奉，不颇身家，尤足为军人楷模。殉后家计萧条，间之增慨。其督滇时，曾为视草军幕，亲炙一年有余，每欲撰其遗闻轶事，为《闻见录》一编，以示国人，猝猝未果。去年诸同志创建吴蔡二公祠于沪上，成君谷采来函，徵求遣墨照像，因以偕蔡公同照雪景一幅遗之，且题一绝句云：“奕奕英姿明积雪，堂堂奇绩耀凌烟。不禁车库平津感，一展遗容一黯然。”

滇中自古多奇女子，杨娥之辈，出自武人，尤为难得。近时新潮勃起，澜语中人，求一节义女子，凤毛麟角，邈不复睹矣。泸西陈古逸度《杨娥曲》云：“绝世英雄有儿女，事迹心期足千古。蛾眉家世事沐府，得报夫仇即报主。生小妙习少林技，时作公孙《剑器舞》。履端镗铁臂约金，誓入虎穴暗刺虎。城西卖酒身当炉，正色不许乡人沽。牖嵌六瓮作犬窦，靓妆日缀双明珠。吴藩宿卫半纨，春日踏青芳草路。酒帘开处见红妆，就饮语触美人怒。玉手提掷狂童狂，请君入瓮浇沸汤。鹊拳怒击谁能当，鼠子却立重围张。天街跃出鹰凌霜，败箨扫尽雌风扬。吴藩委币思径纳，计日良缘天作合。岂意兰蕙摧空阶，秋叶霜陨风萧飒。壮志不遂归墓门，夕阳桃花空断魂。至今酒肆肆旁水，呜咽犹似声潜吞。百年后过野园址，太息美人胡早死。豫让欲报智伯仇，漆身吞炭犹男子。君不见女儿侠骨秦女休。红线红拂非其俦。”王乐山先生先有《当炉曲》，已见《通志》，不录。兹录其序云：“杨娥者，杨鹅头小妹也。杨世为黔府武艺教习，娥所习过诸兄。年十六，适张氏，张亦黔府武卫。沐国公西走，两家以族随。会吴三桂执永历帝，张道死，娥随兄归，恨三桂入骨。永历遇害，娥遂日以杀吴为念，而苦其难近。娥固美艳，计惟色蛊行刺。爰卖酒城西市，饰肆六断瓮牖下，云便犬出入。时吴藩多纨子弟，见少妇靓妆当炉，日饮，群恶谗，娥窥其尤桀骜者，提投狗窦，沸汤浇之。群惊起来捉，娥早跃出，立街中。群聚围娥。复跃出，立围外，奋其技勇，当之无不披靡。群复哗击。娥先金约臂，铁镗履端，逼近，横掉之，各破身首，负痛去。明日，聚恶少年来报。娥卓立不动，众亦惮其能，不敢动。乡人就饮，娥正色拒之。人悟

，不忍犯。吴稍稍得闻，纳有日矣，娥忽中寒病死。今过酒肆故址，父老每为余言，因作歌以纪之。古逸此诗，似稍逊王作。其诗余则天然婉丽，于滇近时词人中，固当出一头地矣。俟后录之。此外阿褙、慈善，一节千秋，最为滇人所称道。保山袁苏亭（文揆）《阿褙妃乐府小序》云：“段功既破明玉珍，梁王以女阿褙妃妻之。或谓其有吞金马燕碧鸡之心，梁王疑忌，以孔雀胆授女，使图之。女夜间密以告功，劝其归大理。功不信。明日王使人邀往东寺听梵经，至通济桥，马逸，因命蕃将格毅之。妃愁愤作诗，不食而死。”妃呼功“段阿奴”，故其诗有云：“吾家住在雁门深，一片闲云到滇海。心悬明月照青天，青天不语今三载。吐噜吐噜段阿奴，施宗施秀同奴歹。”吐噜吐噜，犹言可惜也。功夫人高氏，女羌奴，皆能诗。羌奴有“水监银台前长大”之句，嫁时以绣旗遗弟阿宝，约报父仇。已而梁王复为明玉珍攻，急借兵于阿宝，宝拒之，系以诗，有“平章枉死红罗帐”之句。盖一门风雅，不徒以武事见长也。《苏亭乐府》云：“大东寺，邀并辔，梵呗未演马胡逸？为我谓马何太苦！阿奴陷阵屡仗尔。一旦变作的卢驰。金碧寂寂，苍洱迢迢。孤鸳两独宿，明月当天高。水监银台绣旗摆，红罗帐祸将安逃？西山尽石难填海。泣向秋风，风声更悲。吐噜吐噜，不见君归。”李厚安太史有《阿褙曲》，扬芬揆藻，可并传也。曲云：“茶寒殿裹灿琼葩，移种朱方早茁芽。满冀栽成连理树，谁知化作断肠花。花开肠为阿谁断？年少将军善酣战。别馆未迷绣幕香，岩疆先定红巾乱。红巾大破七星关，红石高名万仞山。翡翠帐中宽铁甲，鹧鸪枕畔咏金环。宵寒枕暖常慵起，十八溪头双寄鲤。泪滴珊瑚夜有声，鬓飞蓬葆朝难理。春风滇水浴新，春月滇山叫杜鹃。来日疏梅白似雪，归时芳草碧于烟。靡芜那及桃花面，又发征鞭急于电。金屋为贪彩凤栖，崇山敢望碧鸡咽。鸟尽弓藏信有诸，青蝇况集腥屏隅。泉姬亦愿偕归蜀，齐子偏忘醉遣夫。秋晓陪游慧光寺，忽闻马逸将星坠。昨宵灯下话施宗，今日桥边哭杨智。云片波磷唤奈何，英雄儿女总情多。误君一世锦衾咏，悲我千秋铁立歌。歌成泪落如花下，血色无须惊宿化。拳块死同斛律游，结生耻兰陵嫁。萧声呜咽堕昆池，师入石门委绣旗。剩得柘东一片土，斑筠寒簇阿姑祠。”

星回节，亦云南历史上有价值之纪念日，惜已废坠不举矣。袁苏亭有《松明楼乐府》，谓进贤烈、恶淫恶也。小序云：“浪穹、施浪、邓賧、摩些、蒙、蒙舍六诏，而蒙舍诏最强，欲并五诏。因赂剑南节度使王昱，求合为一。昱假朝命许之，使人谕五诏，六月二十四日祭祖，不到者有罪。皮逻阁建大松明楼，敬祖于上。至期，五诏皆会，惟邓賧诏夫人慈善止夫行，夫不从，夫人以铁镯约夫臂而别。至日，祭毕享胙，饮醉，皮逻阁独下楼，火发，伏兵起，五诏皆死。各收尸，灰烬莫辨，惟慈善因铁钏得夫骨归。南诏欲取之为妾，封之为

宁北妃，不从，闭城自固。南诏兵围之，三月食尽盛衣冠，自缚于座，竟饿死。后滇中即以是日为火把节，以纪念之。”倪蜕翁谓星回节不专在滇中，宜仍名火把节。摩些诏即越析诏。苏亭《乐府》云：“松明楼，包祸胎，彼昏苦不知，胡为乎来哉？夫人慈善贤而智，铁钏约臂劝不回。五韶同归一炬灰，谁其认尸骸，独凭铁钏认夫臂，葬罢闭城莫告哀。狂奴妄封宁北妃，誓死甘从地下埋。忘夫事仇吾不能。（叶。云龙按：能字古音本作来。）表城号德源，家亡国破身后名总非。只恨王节度，按兵纵罪魁。受贿为请命，坐使南诏肆狼豺。妾既死作邓熒鬼，任传祸始波冲妻。松明楼，已成灰，王星亡我唐亦危。”一说先是越析诏波冲妻与酋豪张寻求通，寻求因弑波冲，皮逻阁又诱杀寻求，始有松明楼之祸也。赵君星海有《铁钏引》，亦咏是事。仿杜公《桃竹杖引》体云：“郎身不与钏同圆，妾心誓与钏同坚。金瓯易缺钏不缺，劝郎著钏涕涟涟。不系端阳长命缕，不系七夕同心钿。为郎采得邓熒铁，铸成条脱与郎穿。外间大有人图我，长星劝酒斗十千。云弄峰前一挥手，他生今世两茫然。重为告曰：钏兮钏兮！恨尔不能踊跃化为剑，割取仇头掷君前。又不能出入朱亥袖，一椎夺得将军权。但愿宛转束郎臂，无与群雄销烽烟。郎身已玉碎，妾身宁瓦全。拚得侠骨随一炬，点苍虽好非吾天。从来贞烈之行涵元气，细入无间深无边。君看蒙舍山河近何有，惟有夫人祠祀长相延。钏兮，钏兮！古今多少将尔铸成错，范佞范奸皆可怜，几曾似尔炎精耿耿光千年。”

建文逊国，钱谦益、毛奇龄、朱彝尊、潘耒诸氏，皆力主《成祖实录》“帝后俱焚”之说。然建文入滇，辗转于浪穹、鹤庆、广通、武定诸地，踪迹皆历历可考。父老相传，志乘具载，足与王鏊、陆振声、薛应旂、郑晓、朱国桢诸人所纪，互相发明，互相印证，不可诬也。今洱源县尚有建文所居潜龙庵遗址。距庵数里，有洞曰眠龙。南雅社曾以《潜龙庵吊建文帝》命题，多据《滇志》旧说，证成逊国之实。而建文之让德，成祖之大度，俱不没其美矣。成祖固明知建文尚在而优容之，不然以帝王之威令，岂有大索多年而不能得者。帝尝命胡淡赴湖南侦察，七年始报命，且奏曰：“允蚊固在，然天命人心已去，无能为力也。不若置之度外，在陛下成就圣德，在彼获终余年。”帝颌之。不然，何以解于御史史濡、太监郑和等之再三求索乎？涤园谓明代始终于滇，而滇民之对建文、永历，虽数百年犹悲其逊荒，而塘怀旧之念，此民德之厚也，故其诗意及之，录之以概其余。诗云：“燕师突入金川门，宫中纵火烟尘昏。铁函忽忆奉先殿，早有度牒遗皇孙。空门遁迹亦家法，但恨萁岂煎同根。水关脱出神乐观，松陵小住趋滇云。白龙庵毁更西去，结茆喜在茈湖滨。或云阿房付一炬，昆冈玉石俱同焚。帝尸八日备礼葬，宁有披荆栖只洹。《致身》诸录本晚出，羈细伪托从亡臣。（兴化李清映碧《明史杂著辨史》、仲彬《致身录》最详

。见《国粹学报史编》。)罗永曾传题壁句，(题壁三诗，未竹垞以为元人旧作。见严海珊《诗话》。)大师亦有西山坟。(天下大师墓，竹垞亦以为房山僧塔，见《清诗别裁集》沈用济诗注。)岑瑛上闻吴亮泣，异词大半由传闻。清儒淹博辨已晰，两朝实录宁非真？岂知史臣多曲笔，《春秋》隐讳缘尊亲。古来宫闱有惭德，隐巢斧烛难具论。靖难之师托公旦，且复鬻子思恩勤。胡淡窗香访邈躅，郑和巨舶征夷番。假令逊荒尽虚构，侦逻何用徒纷纭。牢落西南四十载，遗踪历历今犹存。潜龙庵址颓复葺，滇民怀旧情何。今石窠遗绿失，一拜杜宇为招魂。”

滌园有《时事乐府》五章，亦社题也。录其二首。《失辽宁》云：“浑阳旧是兴王地，遥翊幽燕作屏蔽。白山黑水版图雄，忍与珠崖同一弃。北防俄，东防倭，三十万象齐枕戈，于思弃甲将奈何！坐使倭夷唾手得，投鞭直渡西辽河。君不见，渔阳动地闻鼙鼓，将军犹作《胡旋舞》。夫差夫差今何人，竟忘越人杀尔父。”《傀怪国》云：“纻干山头冻死雀，何不飞去生处乐。衔泥犹认旧巢痕，只惜漂摇风雨恶。忆昔辽阳初建都，努尔哈赤规雄图。左接朝鲜右蒙古，西番额首称曼殊。沧桑往事谁能计，回首兴京堪陨涕。偏安剩有小朝廷，奉表甘作儿皇帝。兴废由人似置棋，可怜饮弹孤臣毙。”嗟嗟！长白山脉物产最富之区，幅员有欧洲强国兼圻雄跨之地，竟拱手而让之人，殆自古失国让地所未有者矣！夫差之责，重贵之谄，夫岂为过。而论者乃有中国本部原为十八省，非我汉族，弃之何血卍之言。呜呼！为此言怀此意者，是真全无心肝之人，岂知门户既失，堂奥何依，虽欲保我本部，其能得乎？

云南回汉之争，杀人如麻，至今元气犹未恢复。而当时仗义死难之人，各县皆有，以阙于纪载，遂少流传，且书之不胜书也。吾友蒙化徐实权具盘敦折冲之才，任云南外交司近十年，述其先德呈五先生死难事最晰，同人咸有题咏。何季默（孝简）古风一首较详，录之可见当时乱象及徐君之气节也。诗云：“夏历戊午清咸丰，重阳前日日方中。云川先生骂贼死，千载烈烈钦英风。是时杜酋踞大理，蚁聚蜂屯寇盗起。莽莽风尘卷地来，夷猱灌呼纵蛇豕。口中有食目无人，踵接邱墟趾间里。户说家传惧荼毒，空境伊谁敢抗抵。云川蒙化瓯脱地，群夷势众官威轻。法纪由来等弁髦，恣睢仍慑礼义兵。先生恭谨不任武，循墙姬媪平生行。里中顽廉懦能立，薰德初无嚣竞声。四郊岌岌复蠢蠢，重足人人惧糜粉。先生静定团良家，忠信子弟皆持盾。鼎沸止于几席间，匪欲从之无由逞。壁垒壕塹殊井然，兵事藉手固有本。峨冠挺立无群凶，慕害潜谋肆刀锋。云川三约敦盘会，正谊帖服群顽胸。日年从容罢议起，狐兔突出荆棘丛。甲兵在腹无所用，丑奴敢尔犯乃公。利刃欲劫先生屈，浩气如虹怒双目。大骂獠狗胡为人，戴天履地徒肉骨。食毛践土上不知恩，会斫尔头刖尔足。贼徒乍闻

心骇惊，股栗毛竖同兽伏。先生终耻被拘执，圭璧昭昭宁点污。成仁取义完大节，英灵长与日月俱。君不见，蒙舍幽兰被山谷；奕世芳香传桂零。并著美谈今不绝，姓字犹称呈五徐。”

腾冲李希白（学诗），印泉协揆之从兄也。以诸生从戎，存至维西协副将。尝因勘滇缅界，出入蛮烟瘴雨中，遂室厥聪。晚投吴门，依从叔母阙太夫人，因得友印泉之友，从事吟咏，日有进境。凡游踪所及，山川、寺观、园林、祠墓，皆有诗以纪之。有《治平吟草》四卷。岁庚午，闻余高别墅，时有友朋唱和，寄余二首，为其《吟草》中未刊载者，亦儒将风流也。《碧鸡关》云：“险阻西来第一关，岩兀兀海漫漫。归帆人语高螭渡，破晓钟声太华山。万瓦烟中城郭近，一楼天半水云闲。风尘谁省长征客，独立苍茫夕照间。”《高吊杨升庵先生》云：“新都一去风流歇，寂寞湖山六百年。议礼千言争北阙，投荒万里谪南天。穷乡妇孺知名姓，古庙鸡豚杂管弦。留得一枝青玉杖，摩挲手泽尚斑然。”

昆明王惕山推事，同辈中为诗学最早者。留学日本时，常课之外，辄事吟咏，迄今已二十余年矣。平日颇喜朱筱园先生咏古诸什，谓格老气苍，得老杜佳处。其《因山东兵事感赋》四首，亦近似之。诗云：“艨艟巨舰出扶桑，东亚兵争此滥觞。谁敢摧锋学元敬，群将卖国罪邦昌。雄心那便螺吞象，后患尤虞虎继狼。遥望青齐成浩劫，玄黄龙战势方张。”“腥风海上陡翻掀，同室操戈盗闯垣。强楚频闻陵上国，暴秦直欲主中原。列邦只有兵能恃，公法从无例可援。毕竟和盟输铁血，图存还应事戎轩。”“雄师压境断邦交，十二小时相向要。开衅何辜戕国使，障川无力挫邦交。岂真炎日长当午，欲假强弓远射潮。差幸国人同敌忾，激昂民气竞腾霄。”“甲午于今卅四春，谁知东海又扬尘。久将北地收归己，可信南朝尚有人。揖盗开门昔铸错，阅墙御侮古言真。远东大劫愁将到，只恐燕宁同丧沦。”作诗时距今未及十年，而当时之危言，今日皆成实事。再后十年，形势又将何如！虞道园诗云：“不须更上新亭望，大不如前洒泪时。”后颇茫茫，无涕可挥矣。惕山介弟小秋，亦工诗，惜不多作。与余交谊至深，游处最习，故除和余韵外，不数覲也。丙寅初秋，招同树五、古逸浴于五泉，回憩升庵祠，和作云：“玉泉佳胜属名流，地爽天凉咳唾秋。赤壁坡仙传故事，永嘉谢客喜清游。一觞一咏见风雅，好水好山宜唱训。旧是升庵题句处，百年风月为君留。”

玉泉之游，宋镜澄、张愚若两大令均有和诗。两君由甲榜出宰名区，垂暮归隐，喜作山水游，而皆不多作。兹并录之。镜澄云：“暮年岁月苦消磨，秋入昆池感慨多。高会重逢联旧雨，小园新辟接清波。延龄有酒争飞盏，靖难无人解止戈。白首悔余才学佛，愿君寿比薄拘罗。”愚若云：“游踪昔到华严寺，此

地曾经一瞬过。晴日开樽寿南极，新秋作赋感东坡。（七月既望为余生日）。商声淅沥疑飘雨，湖水澄清幸不波。忧乐无心问先后，眼前无事且高歌。”辛亥革命，以一姓专制举而还之万众共和，与前此易代，迥然不同。凡为中华民人，均应欣喜不置。其有以食人之禄，忠人之事为言，然依恋逊清，守其效忠小节，不愿再仕民国，甚或以身殉之者，固听其自全素志。而必执大节以相绳，引忠义以相责者，亦苛论吹毛，可不必也。近人陈登原论《清史稿》侧重纲常名教过甚之失，亦同斯意。余寿袁树五太史六十诗有云：“诏书敦切求贤良，兰成射策登明光。乡 丽乡 丽万言慰群望，龟监金石方天祥。”盖太史射策，首冠经济特科，昔人称之为特元，故以天祥比之。且“祥”字亦趁韵耳，非有他意。至或疑天祥尽节，不应举似太史，则神经过敏之谈。夫宋以汉主而亡于异族，则舍生为贵；今以异族而返之民主，则致身曷取。信国“成仁取义”之言，非所论于今日，太史明达，当不以余言为过也。

民国初年，赵樾丈受云南省政府聘，充迤西巡按使，兼迤西道。故樾丈戏谓入民国来，未曾受过札委。然尔时巡按使系临时特设差使，其职权实与迤西巡道无异。若迤西道，则常设之地方有司官，岂宜由政府聘任。不但名义不称，亦非体裁所宜。故不久樾丈即辞职归养，过永吕时，余赠一诗，且觞之于鹤云寺。樾丈见洲一首云：“招鹤无心我再来，山堂俯仰一街杯。欣看豪俊为时出，力埽氛霾挽劫回。泽畔嗷鸿毛羽集，城中猛虎距牙摧。他年纪事诗成史，怅望今谁半谷才。”时印泉协揆方刊《张半谷先生集》甫完也。

同岁生赵君松泉，工书画篆刻，七十之年，遍游大江南北。女弟子王灿芝、何蘅秋等皆能吟咏，为君刻《松泉游草》三卷。足迹所至，兴会淋漓，无一衰飒语，尤为寿徵。《夏日放舟秦淮》一律云：“暖风扶我到江隈，向晚扁舟迤迤开。灯影迷离穿古渡，歌声杂沓绕层台。十年已觉牧之梦，满座争飞太白杯。醉卧篷窗凉意透，一轮新月上船来。”岁乙亥，有误传君已化去者，曾有哭君诗五古三十余韵，历叙患难交期，凄咽者久之。乃未逾月而君归，且喜且讶，复得七绝四首纪其事。内一首引谭仲修客汀州，其友杨利叔居秀水，误传仲修噩耗，方皇骇间，已而相见，互有诗相庆事。余诗云：“谭杨往事说当年，秀水汀州讯误传。此后应知寿无量，不须更写告存篇。”

南雅社中止数月，乙亥九月，诗社重开，余唱扬字韵。蓬溪胡郁荪（道文）首和云：“南中诸老各鹰扬，敢向骚坛一帜张。北海樽重招旧雨，东篱菊正傲新霜。江关词赋推庾信，翡翠音书滞越裳。惭愧巴人歌俚曲，还将小技倩平章。”王菊村部长继之云：“风雅销沉待挖扬，五塘遗帜更重张。茫茫坠绪歌挥日，莽莽孤怀鬓有霜。好咏红莲零露粉，更裁黄绢续云裳。蜗居喜接骚坛近，不惜诗筒走和章。”贵筑易崇臬（文痊）云：“乌衣巷口燕轻扬喜见骚坛帜又张

。绿绮不妨翻古调，黄花仍旧清霜。儒冠误我供刍狗，盾墨依人作嫁裳。拨置俗情追韵事，羞将俚句上平章。”昆明马泊庵（聪）云：“风雅由来重激扬，欣看文旖又重张。惊心岁月空中电，过眼繁华曙后霜。冶曲翻新哀《郑》、《卫》，人情思古溯轩裳。壮年清兴销磨尽，牛铎谐声赋短章。”其余和作甚多，聊存数首，以纪一时韵事。泊庵军官，其诗雍容如此，尤不易得也。

太原白小松（之翰）、大开张尊鸥（维翰）天资既高，学力尤锐，迨群孟晋，几于绝尘而驰。小松并工倚声，当采数阙于后，以当一向之尝。其《题徐呈五殉难》七古一章，几近百韵，于清季掌故，尤言之娓娓，以太长割爱。尊鸥与海内诗家唱和往还，所作亦夥，兹录其次韵训余寄赠一首云：“已将膏泽溥黎群，成雨还山有大云。老去诗怀知更壮，闲来酒意喜微醺。六年萍梗常牵客，千尺桃潭每忆君。再假西旋频话旧，逸情终羨鲍参军。”又《丙子由滇飞蜀游灌口青城诸胜诗以纪之》云：“编竹为桥跨急拢，离堆凿断引洪泽。群山错列东西岸，一水平分内外江。”“活水腴田岁有秋，孤城落日镇狂流。益州天府称疲敝，来向江源问石牛。”（七绝七首录二）。

从侄少熙，名道，中西文俱有根柢。自毕业于中央大学后，历在苏常任教，课余亦学为诗，奇余刊削。虽格调稍生，造语不落凡响，可造材也。甲戌立秋日，自芦林至五乳寺，晤任之、一岩，谈数日下山，为长句四章志别，录二云：“三年闻子寄萧寺，欲济扁舟今始能。度岭遥来慰离索，入门失喜忘炎蒸。惊心岁月余孤往，挂眼江湖在一凭。细读君诗饱君饭，夜窗话尽石床鐙。

”“执手临歧一累，怜君制酒念君癯。明知铺喂非长计，未信《逍遥》是僻书。暂托齏盐团骨肉，（任之将迎养）焉知诗礼在樵渔。（中二联稍嫌语气合掌）。卧龙涧水垂千尺，广舌咳声足起予。”《戏赠一平》云：“出依部勒退行伍，绛帐森严列貔貅。先生教士如教兵，弟子爱师如爱父。先生瞰书不果腹，自种岩头一畦绿。藜藿常先天下忧，嗟我何为厌脱粟。在山何水非廉泉，指月妙悟参人天。愿君磨珑及一试，四海凋伤二十年。”盖一平设教于芦林，不甚读书讲授，终日率学生种菜垦田，斫薪汲水。女生则缝纫炊煮，非其力不食。颇有称道之者。然其究竟，远似许行，近邻赤化。学生入校数年，只习于苦行，不能获得相当智识。且与女生曹毓英结婚，亦难免美食华服，蹈公孙故人之讥，以致当道闻而疑之，迫令解散。一场辛苦，付之东流矣。

苍山、鸡足为滇省名胜，久已著称海内外，前此交通不便，跋涉维艰，游人甚少。自公路成后，汽车一二日可达。然苍山只中和峰略有庙宇，登峰造极，一览无遗。惟鸡足山名刹既多，岩壑深秀，游人接迹，故较苍山为夥颐也。丁丑春，昆明何君小仁往游归，示余诗二十余首，模山范水，不负此行矣。为改存数章，以饷心仪兹山者。《登鸡足山》五律云：“胜地高天上，登临荡俗襟。

探奇骚客意，觉世圣人心。殿阁自高下，河山无古今。四观峰壁立，放眼发狂吟。”《大士阁》云：“独占一峰秀，巍然峙梵宫。夕阳烟霭裹，曲径鸟声中。仰视洞岩险，纵观云海雄。山花齐告语，慈愿妙无穷。”《石钟寺》云：“禅林云锁万峰窝，千岁招提睡佛陀。潭石无声难觅迹，松涛有韵不扬波。宗风五寺规模远，（与大觉、悉檀、傅衣、华严为五大寺，而石钟居首）。岩壑九重名胜多。香火因缘容小住，一参华首任高歌。”《金顶寺》云：“未到灵山先见塔，应知早结入山缘。狂飙震撼千峰吼，绝壁攀登一径悬。帝座情通金殿古，梵炉愿溥远人虔。（炉系固原王尚礼造，颇伟大）。冲寒侵晓穷游目，灏灏天空日色妍。”石钟、金顶皆山中最胜处也。

盘龙寺亦滇中名胜之一，寺在晋宁万松山麓，明高僧大慧禅师由剑川板洞河行足至此，兄龙填潭，就地建寺。老友方腥仙（树梅）家于晋，平日喜搜弃乡先达书画，熟于滇省掌故。读书谈道，不求闻达，殆今时隐逸之士也。有《游盘龙诸胜诗》，兹录五首。其一云：“名山如名士，盘龙高士拟。远望气郁葱，隐者多栖止。元明古梵刹，蕴藏山腹裹。莲公开道场，境胜曹溪似。吾滇耆宿人，每谈色然喜。今日折游券，夙愿斯偿矣。”其二云：“万松古招提，檀林欣再建。榻下望海楼，铁峰隐约见。太华如培螭，滇池如匹练。沧桑变未已，荣枯瞬石电。尘翳飞不到，深谈不觉倦。悲悯三教同，何以民困。”其三云：“松翠筑山房，雕龙兼放鹤。山樵赐环归，挈榭松下酌。夜午横铁笛，吹月松巅落。先后两耆英，兹焉吟兴托。曲江遣型在，象岭精舍廓。复古瑞士风，日冀后贤作。”其四云：“山后五龙蟠，传为莲公咒。潭迥筑宝殿，宏规今犹旧。松风殿角吹，疑是笙簧奏。清泉流石上，鸣玉堪枕漱。老梅高过檐，先春为我寿。傲骨殊嶙峋，恒与严霜斗。”其五云：“兹山最胜处，高溯元和宫。滇池五百里，尽在一览中。犀亭（段经字，曾宰沔池县）致仕归，庀材而鳩工。落成谢尘塔，日夜吟松风。兹来池上坐，俯仰天地空。孤鹤望不至，穿林残照红。”

湖口高心夔，高才绩学，显名于咸同间。而数奇，屡以违式被斥，所谓“平生双四等，该死十三元”也。馆肃顺府中最久，晚乃成进士。令吴中，颇有惠政。著《陶堂志微录》四卷，内存诗三百四十四首。傅怀祖序称：本《风》、《雅》之比兴，就晋宋之声度。其思深，其旨远，渊冥靡涯。武进南亭亭长李伯元《南亭四话》，录其近体七律三首，五古一首。其《寄怀许仙坪湖口幕府》一首，为集中所不载，诗云：“三月芦沟万柳齐，故人远使大江西。宁知客舍伤春日，目送河梁去马蹄。归路逢迎迟玉帐，宦游名籍薄金闺。多才潦倒看同调，尊酒秋原半解携。”又《城西》系四首，集中只载二首，岂濒刊时芟之耶？兹从叶缘日记中补录于此：“二圣如天义断恩，虚闻请室剑加盆。未堪七族

刑非滥，频折三阶运已屯。白马犹朝胥母岸，黄熊不化羽山魂。首和将相艰难日，心在安刘莫与论。”又云：“迎辇芳风一路花，金屏翠幙五云遮。昭阳似检长秋籍，春色仍裔曲宴家。旧赐画图丹良正，新联宫巷墨封斜。太行阴绝君知否？殷鉴前途有覆车。”语多为肃顺别白，故讳之。又《庄谐请话》所载《登五老峰》五古一首，亦较原稿改易十之七八，几不存本来面目矣。

罗隐《咏松》诗“陵迁谷变须高节，莫向人间作大夫”，说者谓昭谏屡不得第，故以此解嘲，王伯厚则许其志意可嘉。即其受知武肃王，亦只以“一个弥衡容不得，思量黄祖漫英雄”之句激之。彼杜荀鹤之于朱温，因“晴天飞雨乃战栗”而为“争见梁王造化功”之诗，（其全诗为：“同是晴天事不同，雨丝飞洒日轮中。若教阴朗都相似，争见梁王造化功。”见《洛阳梧绅见闻记》。

）视昭谏志趣霄壤矣。大抵据乱纷争之世，襟怀高旷者，惟有绝足仕途，超然尘塔之外，如吕岩、陈陶（即蓝采和）之所为。次则陶宏景、李邕侯辈，非不能拾芥金紫、置身台合，而颇视何敬容、李林甫之徒，方逐逐，女贤固位，安能与之并立一朝，争得失，论是非！小则虞贬斥之来，大且酿杀身之祸，自不如愤然远引之为得也。贞白诗：“夷甫任散诞，平叔坐论空。”邕侯诗：“未追赤松子，且泛黄菊英。”其身虽尚与周旋，其旨固早已确定矣。

五代卢延让诗多俚俗，无时誉，吴融独称引之。延让见融，流涕感激，融益奖藉，卒成其名。后延让以“狐冲官道过，犬刺客门开”、“栗爆烧毡破，猫跳触鼎翻”之句，为张相、王建所击赏。延让谓人曰：平生投谒公卿，不意得猫儿狗子力也。闻者讥其轻薄，然呜咽流涕，犹见其良知未泯。以视严武之于房，吕惠卿之于荆公，时势一迁，面目顿改，未干荐称之墨，已弯射羿之弓者，固远胜也。

唐人重诗，至五代风气犹然。杜荀鹤以诗见重于朱温，罗隐以诗见赏于王建，贯休以“一剑霜寒十四州”之句得重于钱武肃，牛希济以“非下将相扶持拙”之诗被拔于唐明宗，卢延让之诗为忠懿王所爱慕，韩垂《金山寺》之诗为锺山公李建勋所眷念不忘。甚至朱长文以《咏热》诗，为满城所传诵，宋太祖闻之，因而兴讨蜀之师。石文德以“月沈湘浦冷，花谢汉宫秋”之句，卒回文昭王之意。王宪宗欲害韩隐辞，得其《白盐山》、《滟堆》之诗，因而中止。罗绍威以魏博节度使之贵重，因重罗昭谏之诗，与之联宗籍，自名其集曰《偷江东集》，（罗隐有《江东集》十卷）。其一时之趋向风习可想。然如李建勋、罗绍威辈，本素能诗，无足奇异，如朱温、王建等，枭雄狙狴，亦知崇重风雅，斯足为五季多矣。

●卷下

王君逸塘在津门创采风社，网罗海内诗家，亦尝录及鄙作。岁丁卯，闻有东山

复起消息，寄之以诗，颇寓敦逸之意。君答诗云：“新诗奇到已花时，老树何曾有丑枝。充耳怕闻天下事，祇今国论乱如丝。”国论蝸蟠，羽毛自惜者，咸裹足不前，余于什公，有同情矣。又《再柬夔举》云：“意外河清傥有时，林栖且拣岁寒枝。人生安隐真难得，莫遣吴霜点鬓丝。”因什公得交娘衡，唱训益数，诗境亦稍进。娘衡为四川绵竹县人，与老友黄仲笙有戚谊。仲笙倡导戒烟甚力，有绵竹戒烟所月刊，每期均自书诗歌数首，附于刊末。娘衡亦时有所作，仲笙善书，娘衡诗名久著，以是相得益彰，莫不争先快睹。禁戒之事，获其裨助不少。余得仲笙书，且寄阅月刊，曾和其“翰”字韵云：“卅载停云颡面难，迢遥天末降书翰。奇姿健笔探家宝，（书学涪翁，挺劲倡似）。丽句清词接建安。植品无惭三益友，救人奚啻五灵丹。心期不间工卜徕道，愿共松筠保岁寒。”仲笙有《和娘衡游岳麓书院旧址》（今为湖南大学一）首云：“名山魏宣开，紫岩先岳麓。流风七百年，弦诵犹似续。止止新古亭，渠渠建夏屋。小子苦经营，湖桥亦修复。崇高资景仰，坚实收板筑。教泽沐深淳，士风重敦朴。薄俗赖转移，新知原旧学。四维弛复张，及时恐不夙。道惟尊孔孟，党无分洛蜀。养成百鍊钢，耻作如钩曲。曹子出群材，温雅比荀淑。九苞美凤毛，万里展骥足。长沙纪壮游，新诗秋桂馥。惟楚信有材，班荆及姻族。惠我《岳麓篇》，浣读丛兰塾。（家塾名）颁鬓得同心，赤眉据两角。将帅师曾胡，扫荡可预卜。桑梓勉敬恭，薄赋纾征榷。”娘衡原唱云：“宋初四书院，藉甚推岳麓。石鼓与嵩阳，易世有断续。鹿洞名较彰，劫灰余破屋，穹碑尚如林，弦诵何时复？三口踵前型，大庠仍旧筑。低徊两斋遗，想见士风朴。此邦盛兰芷，青衿尤悦学。微独扶舆踵，实缘濡染夙。开山溯初祖，师承推闽蜀。觥觥张南轩，小子附乡曲。髫龄游墨池，（南轩洗墨池在绵竹城南。）孤抱檠私淑。今过讲学堂，何异奉手足。薪尽火犹传，桂老香愈馥。贤者泽世功，元不囿邦族。兴学亦有年，薄海废书塾。诸生万牛毛，成者几麟角。国力傥已弹，儒效未可卜。安能起大贤，新旧共商榷。”

无锡侯葆三（鸿监），致力教育三十年，著作甚多。工诗善画，性喜游历。年逾花甲，济胜有具，踪迹遍南北。岁乙亥至滇，一见如故，惜不久留，濒行赠画一幅，且和诗二首云：“秋老征鸿送好音，碧云吹影上衣襟。分明翦取滇池水，来比太湖湖水深。”“回忆前尘愧不文，惜哉未踏点苍云。明年游迹遵南海，定到昆明重访君。”

比年来因交通便捷，海内名人，至滇游览者，赓续不绝。壬申金先生松岑、癸酉张君君勤、甲戌江先生康瓠，皆在春时，山水清腴，觞咏甚盛。金君留稍久，唱训亦较多，当别有刊布。兹录其古体数首，以见滇中景物之梗概焉。《自安南牢该渡南溪入滇境，迄宜良止，车中见山岭怪伟重沓，恫怵心目，纪以歌

》云：“南龙山到滇西杰，鸡足苍山号胜绝。诘知南迤峰骇谲，排比不中山川律。兀兀地无一尺平，盘盘山作千回折。道尽喜为蛇入窞，径危强作蜗缘隙。遘险惊猿越涧巧，驾空飞鸟投林疾。车箱摇撼壁如削，天窄峰多锐成列。骈肩叠背若有瞰，瞰我行囊诗几帙。我抱奇兴走荒服，爱尔转向妍丑别。妍者冕笏鬼神朝，丑则熊狮颡额劣。亦有清樾荫焦竹，渴瀑淅淅寻涧跌。山好无名独成趣，邂逅本不期交密。诗成掷笔山惊退，归诧吴儿心胆裂。”《茶花用禁体呈树五、夔举、申甫、星海》云：“滇维宝王国，地宝今古藏。蛆蚰气旁达，四境环高岗。腾跃为人文，氏族非汉唐。瑰材时挺生，一洗蛮与荒。余气锺是花，南面骄东皇。（滇中山茶，高者丈许，花如牡丹，宝珠最胜。冬作花，至二三月，余来昆明犹得见之。）丰台芍药多，牡丹富洛阳。形态信华妍，诘涵百宝芒。滇又古佛国，迦叶营道场。花名曼陀罗，开花示吉祥。碧鸡金马间，闪闪摇神光。花如菩萨面，发彩照殿廊。树如金刚身，叶厚犀甲强。百枝玲珑灯，万言锦绣肠。文干挺奇姿，丽若班与扬。袍带裹山川，盘盂施天浆。银漠一天孙，织室千机张。日月两天子，宫中万嫫媼。春游涉昆华，被服姬与差。寒门烛龙开，阿阁大凤翔。宝井碧霞多，根枝嫩腴肪。花神十二宫，膜拜灿成行。尽摄《华严观》，册尔大宝王。春晚我游滇，已过好年芳。高花三五朵，如晋婪尾觞。希有固见珍，我来况赢粮。品第有嘉谱，容我搢平章。携种倪东归，树之红鹤庄。千花照四座，桃杏挥门墙。”《曹溪寺昙花》云：“朝菌不能知晦朔，槿花亦复旋开落。我识优昙命较永，人世流光等转烛。优昙树已百年久，灵根极远来天竺。昙花寺裹兵火劫，（昆明东城外亦有昙花，一株在寺中，今久亡矣。）硕果留遗在荒谷。臃肿社栎逃匠石，（昙花枝干不挺劲）。潇洒青莲号湖白。（花青白色。）闰年花办亦计月，（花办十二，闰年增一。）却共黄杨相倚伏。世间末法谁荷担。此花毋乃震旦独。滇南自古有佛种，曹溪滴水根枝沃。景星威凤不易见，得睹此花矜眼福。信知物理无成坏，拈向灵山笑可掬。”《太华山下瞰积波池》（池亦曰草海）云：“崭绝太华峰，碧若擢水莲。琳宫面水开，天海相澄鲜。展席俯长流，清风来无边。僧钟度林萝，渔歌笼浦烟。视听两无荧，独使静者便。华岳挺三花，发馨尧禹前。青阳攢九子，渡海楼金仙。黟山紫菡萏，高摩天都肩。投种入遐荒，万古其神全。楼观况玲珑，媚此壶中天。”自太华南行，有三清阁，由阁右侧迤邐而上，就石壁凿成佛殿，一切佛像香案坊廊栏循，概系石质。盖清道光时道士吴某所雕凿。后邑人杨汝兰，又捐资开凿，益复完整。羊肠鸟道，一线可通，高踞岩，下临万仞不测之渊，偶一饶视，荡心骇目，洵奇观也。俗呼罗汉壁。恂岑诗云：“邓尉石壁高楼亚，野水微光出林罅。昆迤敢望具区匹，石壁危耸吁可怕。下漱洪波根细弱，上刳微径趾凭藉。左侧楼观压水府，铁檣豆帆椅榻下。长廊

日动水波闪，游客梦来棋局罢。本是梁王避暑宫，清风明月负高价。境好喧寂随时异，复见番客坐行炙。（是日法领事携二女子饮于映碧轩。）掉头拾级走削壁，猿行鹤顾矜腰胯。十笏地广石龕小，栈阁峥嵘劳许借。贾勇更蹈危窘地，喘汗春衣急难卸。山穷道闭天海阔，高峰须仗鸾鹤驾。虽然到此已险绝，莫厘缥缈当逊谢。君登钓艇试回顾，海上仙山不惊诧。浩歌长啸天风来，此兴何如登太华。”申甫、夔举、西林、仲钧诸君至车站相送，留别云：“春城朝雨过，送客上新驿。握手苦无语，但问重来日。鸡枞未生茶花歇，苍洱迢迢阻游屐。看山看花愿未酬，故人情重良悠悠。滇中隽语吾能说，昆明之水好回头。”盖滇中夙有此传说，滇水倒流，来者必重到也。

江先生系由桂赴滇，先有《桂游十叠》，在滇和余“年”字韵至十首，亦有《滇游十叠》。兹先录其《滇越铁道》一首云：“天堑竟如何？人工凿空过。路无干步直，山有百盘多。大隧深穿地，飞梁稳渡河。飘轮回转处，卅载易蹉跎。（宣统二年通车，原约三十年可收回。）”其叠韵第一首云：“绝国羁踪不计年，神州回首转茫然。独歌《白雪》思同调，联步青云让后贤。道阻每嫌山作梗，海枯终信石能填。一城金碧今高会，偶驻游黻亦宿缘。”第三首云：“俊游如在永和年，选胜登临兴勃然。六诏梯航通上国，一时裙屐集群贤。两朝故事从头记，十叠新词著意填。独上大观观自在，此身去住且随缘。”七叠云：“落花风裹见龟年，欲话春明各惘然。物外浮沉观世变，眼中飞舞愧时贤。渐看海涸田能种，始信山移谷可填。地北天南一回首，萍开萍合总前缘。”《咏安宁温泉》云：“一泓澄净水，涤尽万尘氛。功德谁能数，渊源讵可分。滑如檐溜雨，渝似洞蒸云。天下汤无两，人名我亦云。”《惜别》云：“小聚难为别，冥飞又失群。桃潭春涨水，梅岭暮横云。愧我支离久，感君期望殷。滇云天上远，回首隔层氛。”涤园和韵第一首云：“蓟北分襟已十年，足音空谷喜跫然。一流向尽犹吾在，万里豪游觉子贤。海外轩渠供脞录，人间坎宫待平填。滇云不负南来约，奉手欢谈有宿缘。”第六首云：“重到滇云定几年，临歧执别意怅然。万方多难知何世，四海论交有此贤。书暴羽陵归管领，涂荒营蒯任骈填。神州肯信终沉陆，握手中原自有缘。”树圃第一首云：“甘让吟坛已十年，忽瞻山斗兴幡然。风扬南国篇三迤，诗列西江后一贤。玄奘周游唐教远，《白香》新谱宋词填。匆匆同忆燕京梦，妙悟莲华如是缘。”第三首《游金殿》（即中和宫）云：“不知铜瓦铸何年，劫火堆红尚黝然。半俗半仙圆峤梦，一觞一咏永和贤。雄虺九首天难问，精卫同心海易填。世界一新应有日，宁忘鸚鵡话前缘。”鞠村叠韵第一首云：“旧京盟会忆当年，滇海重逢各惘然。老我江湖常作客，多君抱负继前贤。烽烟扰扰迟难返，诗债累累欠未填。一事只今堪慰藉，总于山水有奇缘。”其余和者尚多，不及备录。《自西山

至温泉联句》云：“五色云天下（树五），滇池共泛舟。携筇登石壁（惺甫），脱帽倚山楼。极望穷千里（定庵），当前纳万流。披襟风在御（康瓠），入座茗盈瓿。一唱鸡声午（树），重温鹿梦秋。古台荒避暑，（惺）远水静无沓。巧值胡僧话（定，遇印度僧。）忻来宝刹游。法轮终古转（瓠），香积少时留。光寿传天竺（树），皈依遍地球。慈航容普渡（惺），禅榻许同休。好雨三农庆（定），彤云四野稠。行防泥滑滑（瓠），泽沛黍油油。露白沾衣重（树），峰青绕屋周。侵晨闻梵唱（惺），傍晚答渔讽。更访崇祠古（定，至升庵祠。）曾探福地幽。乾坤方外大（瓠），日月镜中浮。谁副苍生望（树），深廛赤县忧。长鲸方跋浪（惺），野鹤谅无愁。振策怀前路（定），乘槎忆远谋。汉威今不竞瓠，国计我能筹。十二屯田策（树），三千组练仇。同袍殷敌忾（惺），卖剑返耕畴。百国修盘敦（定），中宵抚蒯缞。同心期黽勉（瓠），众口任钩轴。空谷诗为侣（树），温泉病易瘳。洁身归亦好（惺），知命乐何求。永葆冰霜性（定），闲寻木石俦。翛然暂忘世（瓠），物我两悠悠（树）。”

江先生幼有神童之目，充北洋编译局总办时，年未弱冠，东西文皆无师自通。词章轻蓓华缛，无所不能。曾游历至南洋槟榔屿，为华侨学校演讲学术，有谓其笔端犀利，殊乏藻采者。援笔立成《游仙诗》七律四首，风华典贍，杂之《西昆酬唱集》中，几欲乱真，人始知其不可测量。尝为余诵《挽梁任公诗》四章，其末章云：“东海浮槎始识君，西窗翦烛快论文。秣陵虎帐分经席，榆塞骊歌写练裙。垂老名园依水木，（清华学校有室，额曰水木清华。）移痾别院隔风云。鹄冠更绝重洋去。凄笛山阳那可闻。”纤得中，情致绵邈，与其《游仙诗》相似。（诗见《南游回想》记。）又《假归留别坎中知友》（坎拿大也）二首，清新流利，而愿力之宏大，志向之坚定，皆可于诗中见之。亟录于此。诗云：“满地江湖不可居，（大学所在地译名曰满地可）。满城风雨送归欤。莫因桑宿添依恋，（留此已三年。）未及瓜期得自如。（辞职未准，给假一年）。世外一身随去住，尘中万劫见乘除。神州袖手心何慊，善士还应再下车。”“庄严地狱我何能，壮不如人老自憎。眼底山河看破碎，胸中星斗没光棱。苍天未死斯文在，黄帝无言众鬼凭。已办一舟千万里，惊风骇浪任掀腾。”所作皆近体，自言诗皆游戏绪余，随意抒写，故不拘体裁，不事雕凿，随作随弃，亦不刊存专集也。

同学黄岩柯定瓚，在太原讲学三十年，不易其职，实学者之良导师也。善书画，临《十七帖》，纵横如意，真有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阁之观，中外人咸称道之。有《绿天斋书画集》行世。岁乙亥，江先生至太原，赠以五律四首，惜已佚失。惟记其《题柯君唤狮摄影》二截句云：“吼声销歇鼾声作，一睡

沉沉又百年。若使身存心已死，当头棒喝亦徒然。”“册年祇能祇戴一书生，悲愤风尘异世情。攘臂一呼天震动，人间真有不平鸣。”

易哭庵（顺鼎）诗文联语，词气奔放，具见才人之笔。尝以史传成语入文，不嫌其冗漫也。如《哭于晦若文》云：“大哉死乎！君子休焉。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！何况山中天半之凤鸾；华亭唳可得闻乎？谁为日下云间之龙鹤。”皆对仗工稳，如天衣之无缝，微嫌少波澜层折耳。又有《赠吴子玉将军歌》云：“黄鹞子为谁？其名曰仲连。青兕辛为难？其字曰幼安。（李太白诗以鲁仲连比黄鹞子。辛稼轩文字幼安，前身为青兕，皆山左前哲也。）似此男儿磊落奇两三辈，已费造物扶舆磅礴千百年。泰山沧海为初祖，衡岳潇湘得慈父。秀才真是范希文，名将何惭岳忠武。早存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之心，长守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之语。让功大将号将军，遗爱甘棠呼众母。万家儿女托死生，三军士卒同甘苦。不知党派恩牛与怨李，但慕古人前羊及后杜。足胝久似申勃苏，尸祝都为庚桑楚。雅歌投壶更比遵，轻裘缓带还追枯。曾问题诗七十有二峰，那管封侯四万八千户。竭来盛夏义旗举，统率貔貅驱楔。作文手辣愈头风，临阵身先挥汗雨。任命生罢与生躯，岂敌如笼复如虎。赤县关怀在九州，黄图弭乱先三辅。国民大会独主张，响应须臾遍寰宇。立功德言不朽三，兼智勇信仁严五。（愚按：为将须兼智仁勇信严。五者缺一不可，亦系《宋史岳飞传》中语）。孔门程度尝与回也同，漠廷人才何肯啥等伍。功成早伴赤松游，诗好重将《华黍》补。锦衣归里先返蓬莱岛顶讯秦皇，绣斧行边再登岫凄峰头访神禹。”此诗尚是十年前所作，故时异势殊。吾友戴瑞堂（锡琨）为将军门人，尝言将军平日极慕其乡先辈戚继光之为人，诗中以辛幼安比之，犹未为当也。

“年”字叠韵，曲靖孙敏斋（志曾）和至二十首，兹补录二首于此。其一云：“重瞻山斗又何年，唱到骊驹各怅然。卓立鸡群人上选，常倾蚁酿我中贤。陇梅莫靳音书奇，渭柳何妨曲谱填。文字有神交有道，八千里外证诗缘。”其二自述学佛有得云：“物外逍遥不计年，却尘远俗自修然。分身无碍钦弥勒，定力常深学普贤。只冀清修三世彻，还愁孽报几生填。明明佛祖西来意，奚必顽空屏万缘。”敏斋三十年前，留学日本，即喜作诗。余游历到日时，每一来谈，必有佳章相饷。惜归国后倥偬于军事法界，无暇吟咏。兹之所作，犹自谓竟竟然恐倒绷婴儿也。

山阴王君禹枚，为诗人孟调族子。在滇任外交近十年，风雅吏也。亦有和“年”字韵，《游黑龙潭》云：“古寺萧疏不计年，山光潭影日悠然。共谈禅理抒名论，爱读残碑慕昔贤。断岸欹时支木渡，老岩凹处有云填。莫嫌来在花开后，暂得同游亦宿缘。”

同学保山张君君翔（鸿翼），英年绩学，于地质矿物，最有心得。吟事亦不废辍，有《五菊石斋诗文稿》。惜去年撰《通志》交通物产各门，甫脱稿，以积劳化去。稿中有《过武侯祠观会盟碑》云：“兴古号名郡，爨蒙相继起。旧时拓东区，割据今已矣。石城形势地，段氏昔镇此。肇自素顺时，郑乱起大理。段建勤王师，义师向西指。歃血卅七部，忠愤感千里。会盟石城间，立石事以纪。文简近《牧誓》，字健云麾比。对众‘沙’一遍，‘沙’即古语。想见南诏时，书文已同轨。虽非悬国门，用以示来使。只此忠义心，跃然见字裹。时局几变迁，此碑幸未圯。我来守曲靖，观光下车始。访碑武侯祠，碑邻《爨宝子》。摩挲不忍去，手榻三数纸。因想文献区，没落弃边鄙。得此一片石，补遣差可喜。怀古触幽情，敢续南诏史。”盖后梁末，杨王贞弑郑氏隆卖而自立。段思平起义兵，号召三十七蛮部，会盟于石城，即今曲靖北十五里地。鼓行而西，所向无敌，遂灭干贞，建大理国。迨段素顺立，已在宋开宝二年矣。兴古为临安地，漠以梁水兴古等地置益州郡，此碑在曲靖城内，与《爨宝子碑》，皆云南史实之重要古物也。君翔又有《雪中过北美落机山长歌》云：“征车驶落机，八月已飞雪。（余过落机时亦雪深数尺，然在腊月。）枫枝霜叶稀，麦陇人踪绝。坂峻填水河，辙深碍轮铁。车行不知寒，壁炉蕴奇热。蠖蛰正求伸，开窗迎霁色。荒墅疑有无，寒塔半明灭。羚羊性机警，闻声颈已侧。驯鹿亦失驯，引绳故不曳。冲寒过峡谷，转巔落涧穴。有如远征军，白战联行列。又如常山蛇，首击尾应节。宛转出隧道，时钟报片刻。烟冥千百里，温埠近眉睫。（谓温哥华也。）海风送暖流，余寒只一瞥。我惊域外奇，心情早飞越。归座快谈瀛，陶然忘岁月。”又《榆城忆旧》云：“梅村誉苍洱，佛教之齐鲁。密宗转法轮，缘深绿度母。多年育王化，圣迹烁今古。即论风景区，此邦亦乐土。连山十九峰，苍翠历可数。湖水涟且漪，寒玉忧洲渚。烟柳满城春，松雪众山雨。俯瞰大裙野，泱泱谁步武。我落尘纲中，别家年卅五。亲交日以稀，问讯忘尔汝。因风怀故乡，中情多激楚。儿童钓游地，笑乐何时补。且待征车发，挹爽清灵府。皈心佛境界，永作湖山主。”君虽寡交游，而笃于故旧。每公退，辄闭门摊书。近亦皈心佛土，心平气和。而争名网利者，犹吹毛而诋谟之。浇薄之习，非所望于吾滇人也。

陈石遣老人尝训予诗云：“天遣衰年迈老耆，交亲零落渐无遗。于今上国推吴越，孰与联吟继陆皮。多谢置邮传杰句，大难命驾起相思。出游肯借江山助，岂少欣奇共析疑。”且函谓冀出游以广江山之助，意甚殷摯。实则余自蹈重洋数万里而归，吴、越、燕、齐、湘、楚、粤、豫，皆数数游览，久已倦游。世界日新，顽钝之躯，动形凿枘，亦不愿以老朽面目，出而取憎于人。石老之意，只有心领神会而已。

石遗经学小学，皆极通贯，谈礼之诗，如《桂湖吊升庵先生》一首，最为愜心贵当。与升庵因议大礼，同时被杖者尚有给事中滇人毛公玉。毛公即昆明之高螭人，升庵谪戍，常讲学于此。而毛公已喋血明廷，一瞑不返矣。滇人即高螭建毛杨二公祠以祀之。后乃径称为升庵祠，几忘毛公之死事尤烈也。诗云：“经言为人后，为子无明文。后者主继统，本来为君臣。衰麻三年丧，君父礼可援。子者属天亲，昭穆所必分。《公羊》为之子，蛇足增三言。兄弟变父子，此义不敢闻。譬如唐宣宗，武宗其侄孙。乃使祔武宗，于理殊不伦。嘉靖继大统，兴献所必敦。大夫父为士，祭礼从其尊。更揆追王礼，三王本国君。妾母以子贵，《公羊》且云云。明儒疏经术，谏诤徒断断。一逢独夫怒，杖毙何纷纷。与人骨肉事，辜我父母恩。先生虽严谴，性命犹保存。一代著作家，相如复子云。可怜黄安人，薄命怨三春。日归复其雨，奇诗讼烦冤。景兰商嗣音，国亡休并论。”命义精稿，持论明通，惜二公不得见之矣。谈经之诗，易涉迂滞，非笔端明快者，不易得合作。缤蘅有《孝园得齐永明孔子问礼图刻石，筑亭徵诗，分得废字》一首，足与前作抗衡。诗云：“国必有兴立，惟礼不可废。礼失求诸野，世运乃益晦。觥觥《礼运》篇，大同阐精义。后来纲常说，曲解纷众喙。去圣万里遥，徒资一姓利。太息元化漓，正坐叔孙辈。东鲁秉礼邦，柱下典章寄。尼山与苦县，精诚通寤寐。至今披画图，想像深衣对。学儒每拙老，龙门有深喟。试为寻心源，毋乃数典昧。戴侯本礼宗，家学櫛授《记》。洛装载石归，筑亭更题字。嵯峨校士场，清切论文地。持此诏邦人，义等悬象魏。作颂奚敢辞，太平终可致。”寓议论于体格音韵之中，举重若轻，行所无事，此境良不易到。读缤蘅诗者，七律多，七占少，颇有渴望其披露古体者，特举五古一首，以见梗概。兹更录七古三首，皆清切隽永，大雅春容。尝与惺龕论其诗，章妥句适，浅尝者恒易视之，而不知其醇旷清夷，功候甚深，不易臻斯诣也。《新历岁除前一夕雨中访翼谋龙蟠里图书馆为赋长句》云：“听雨难得山馆佳，论文难得霜槩偕。徂年百倍情绪恶，访君夜话颜为开。交衢冠盖竞徵逐，天许寂寞娱吾侪。俞（理初）薛（慰农）风流尚在眼，龙潭故事知者谁？春盘嘉会腾万口，江东顾五（石公）骨已灰。酒狂颇亦关世运，眇然人物供推排。君学欲追惠松崖，君才殆过章实斋。书成投老詫何福，肯以忧患撻天怀。燹余里乘劬掇拾，世议未可疑其私。白下旧人君所稔，堆胸况有兰成哀。期君Γ笔成掌录，火速唤取诗魂回。（君居白下久，时方有《金陵寓公绿》之辑。）”《首夏木渚舟泛遂访灵岩山馆旧址》云：“轻桡随分过秀溪，屯阨童导客寻招提。山当日盛亭馆，白头誓墓何曾归。书堂遗址废亦久，同时师友知者谁。（谓沈归愚惠定宇诸老。）只今水木尚明瑟，读碑奠酒空含凄。（水木明瑟园在上沙，王石谷曾绘图，后改翠公墓。）我生对公有余慕

，名字偶合绿何奇。所嗟落百无似，惭愧〈齿军〉叟深见期。（谓李审言）办香愿下南丰拜，争墩宁学荆文痴。状头开府适然耳，公之志业岂在斯。传语山灵负宿诺，风味犹是霜檠时。（集中《送友人之江南诗》‘烦到灵严传一语，山人已负十年期’自注：余重时读书灵轰山时，本意十年作归计，今已逾期云云。）诗名治功每相掩，兼斯二者畴能齐。一事吾辈滋叹羨，书局到处皆相随。”今缥衡治黔，日起有功，将来何难与山媲美。视半山之罢相归来，犹斤斤于一墩之名者，度量之广狭异矣。

长汀江叔海师（瀚）充大学提调时，暇辄从之谈艺，煦煦相亲，知无不言。同时如于式枚（晦若）、李亦元（希圣）诸先生，靡不如是。出京后，每忆及春明旧梦，惘惘然有天上人间之感，深惜尔时之景光，为不易得也。师以义宁陈右铭、善化瞿子玖、张劭子诸公保荐，应经济特科，既入都，徘徊久之，意有所不慊，竟不待试，翩然南归。往晤俞曲园先生于春在堂，曲园笑曰：“徵士公车，亦如剡溪访戴，兴尽而返乎？”未几由南而东，住日本数月，于其风土人情，及其山川形势，与夫贤士大夫之往还，约略皆见于诗。得绝句一百首，曰《东游草》。在都中与都人士往复唱酬，多忧时感事之作，曰《北游草》。出都时赋诗云：“三宿意空厚，《五噫》歌且休。算来廷试日，应早到苏州。”又《发苏州》云：“此去不关廷试事，重寻旧梦十三年。”然则师于出处之际，审之又审，非徒如曲园所嘲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”也。南游诸什，曰《南游草》。又有《慎所立斋稿》，大抵五言宗《选》体，七言宗盛唐，亦多有关时务之作。其杂诗十二首，统筹大局，衡量古今，与当时韶书所谓学问淹通，洞达中外时务者，庶几无婉色。师于民国二十五年始逝世，年已过八十矣。石遗老人挽诗有云：“既而徵柴车，不试如傅山。同徵复同官，文酒日以欢。”及“一道领中州，河洛天中间。招邀登高高，小队巡河干。香山筑白亭，索题飞吟笺。无何变海桑，会合仍幽燕。知举君留都，书局我归闽。君家循吏传，下笔愧如椽。羨君有凤毛，扶摇早高骞”云云。盖师官开、归、陈、许道，虽未竟所施，而世兄江庸归国后，有声法界，足补师门所未逮，师其可以无憾矣。师诗除见诸《近代诗钞》十余首外，《登上海城楼》云：“歇浦擅隆富，四纪及兹年。阴风海色暮，旷望心茫然。居杂蛇豕族，歌遏蛟龙渊。连链驰横术，飞甍带远天。岂惟春长在，夜夜冰轮悬。争夸绮紈盛，谁念风化迁。纒贿溢闾阖，洲渚成桑田。繁华事难久，翻覆盟易捐。莫持《徙戎论》，试赋《招隐》篇。”《国学韩文公祠》云：“韩公当日咏《石鼓》，振笔还思李与杜。岐阳宝物移京师，此义原从我公取。而况曾为博士官，祀之太学固其所。后世士风日衰茶，行如妾妇志商贾。肺肠已与前贤殊，争怪文章不如古。天生昌黎岂无意，特为中流作砥柱。互见瑜瑕玉乃真，能通今古儒非腐。议兵议盐

说论闻，《原道》、《原毁》高辞吐。风义尤推百世师，友名我成孤我抚。上书不讳干宰执，谢表宁嫌恋君父。岂似小儒内不足，苦心掩著工弥补。公名此日重山斗，生前亦未免讥侮。志士仁人心莫灰，有时贤愚当自剖。顿首再拜临风前，狂言忽发公恍许。”士风日靡，国运随之，行如妾妇数语，宁为过激之词耶。

仁和徐花农（琪）与予家有通家之谊，为曲园得意门生。书法初学玉局，极其挺秀，后入二王，亦托体高华，笔力圆转自如，尝谓予曰：“予书海内除一二人外，无与抗颜行者。”其言非夸。盖自广东学政罢官后，世遂无不知其书者，特不知所谓一二人者为谁耳。诗亦雅有曲园风度，殆于香山、放翁为近。白云亦学东坡，而格律过之。《招同门诸君集于俞楼，王梦薇大令用曲园师年字韵纪其事依韵奉和》云：“小别俞楼又一年，偶携俦侣便开筵。隔窗山鸟迎人语，掠水垂杨顾影怜。春色顿生诗笔底，豪情都涌酒杯前。瓢池新涨君知否，鱼浪吹珠个个圆（瓢池在俞楼后。）”《茶陵尚书移节陕甘（谭锺麟）和曲园师韵》云：“天为中兴毓盖臣，苍生霖雨待斯人。久闻相业齐裴度，况有清名比贺循。述职勿劳趋北阙，（拜伞后有勿庸来京请训之谕）。筹边自昔重西秦。重来处处皆持节，陇上湖边总是春。”酬应之作，本不足以见其长，略录一二，以纪一时韵事耳。花农有印章曰：“四世备历六官，九代俱封一品。”盖其家自文敬、文穆以来，世代簪纓，洵非虚妄，第不宜自为表创耳。此习自板桥、随园辈倡之，后遂踵事增华，变本加厉，即曲园亦未能免俗。曲园尝有私印云“煌煌天语，写作俱佳”，自谓闽督英香岩陛见时，文宗谕有“写作俱佳，人颇聪明”之语。夫曲园为文宗时革职之员，未必尚有是语，即有之，亦不应以煌煌等字表裸之。曲园又有私印曰“海内翰林第二”，所谓第一者，蜀人伍嵩生也。同时彭雪琴尚书有私印曰“天下第一恨人”，语甚冷隽。而曲园乃日不如易“恨”字为“仙”字，花农谓不如易为“福”字，皆失之远矣。后康南海有私印曰“历二十六国，行三十七万里”，则所谓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当之无媿也。前辈有谓傅青主虽未应试，因赏内阁中书，亦有“徵君内阁”之标榜者，其信然耶。

清季吾滇人之开府于各省者，除蒙自杨文骏（安徽巡抚）文鼎（湖南巡抚）昆仲历年在外，与乡人少往还，其诗文莫可徵考外，杨鼎臣（增新，本镇迪道兼提法使，民国成立后始升任都督兼民政长，嗣是镇新疆十七年）只有日记及《老子注》文牋等，其诗亦不少概见。惟王豹君（人文，太和人）及朱经田（家宝，黎县人）诗，颇多可采。两人之事迹，亦与清季政局关系极为重要。豹君由光绪壬午举人，联捷成进士，以即用知县，分发贵州，浮沉几二十年。督抚公卿，颇有知其才者，交章论荐，不三四年，历郡守监司，迨拜州藩之命。时

赵次珊督川，未几他调，遂以豹君护督篆。会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之事起，川民群起抗争。辛亥五月二十一日，开保路股东大会，不期而集者数千人，赴总督署，环请电朝廷力争。豹君念民气不可强抑，疏劾盛宣怀，不嫌于阁部。于是朝旨加豹君侍郎衔，授川滇边务大臣，促入觐。行至西安，有褫职逮问之旨，未及奉，秦中已响应革命，全川亦骚然，清社屋矣。民国成立，被举为参议院议员，避地栖遑，往来于津沪间。酒浇块垒，诗写牢愁，以此后所得为多。至壬申，年七十，刻其所作为《避庐诗存》，共三百余首，近体居十之六七，多山水游览友朋唱和之作。而躬与川事，为清室沦亡共和成立之一大关键，反无所发摅。意者时事倥偬，无暇于笔墨之事耳。前录其七绝数首，颇具清逸之致。兹再录其《七十感赋》七律六章，于其一生经历及有关时事者，颇可考见焉。诗云：“强半春光忧患中，飘零七十已成翁。津潮怒涌狂涛白，淞水横飞热血红。多负传文期不朽，敢言勋业遇终穷。余生无限沧桑感，回首前尘万事空。”“昆池碧血灯宵火，浩劫苍茫堕地来。（同治癸亥正月十六夜诞生，前夕灯宵，回乱正烈，总督潘铎被害，故云然。）剑影入怀惊异梦，（生时先大夫梦一伟丈夫授剑佩之，寤后文适堕地，故乳名青萍。）鬓丝老我竟凡胎。科名亲喜差纾望，庐墓天遥只忍哀。白首苍云归未得，晚香孤负故园梅。”“湄潭学治岂求安，（初任湄潭，以汪龙庄《学治臆说》为师法。）自古亲民是此官。敢翔弦歌留雅化，不忘稼穡识艰难。镌岩愧对青天誉，祷雨宁辞白简弹。（黔旱独报灾请赈，川东道黎尊斋为达之北洋王夔相，虽得赈款，而大府不嫌，欲参办，遂引病乞休解组去。）五载离忧诗一卷，行间犹带泪痕看。”“桂岭回旋又度辽，（乙巳简放广西南容府，丙午调奉天锦州。）书生戎马万山遥。乘轩南粤搜珠玉，（丁未任广东提学使。）拂袖西川动斗杓。（戊申由陕藩调蜀。）劲草不因风疾靡，孤松肯为岁寒凋。危言恨少回天力，一息犹存愧逊朝。”“黯淡河山廿一年，战争功罪只由天。干霄民气期无敌，如火军容望解悬。可信海牙公论在，惨怀国耻众心镌。衰躯亦有兴亡责，满眼虫沙忍自全。”“不死真惭竟古稀，住山出世愿都违。乱离那有林泉想，垂老还思杖履归。对酒犹豪朋旧盛，忧天欲醉夕阳微。悬弧善祷殊多愧，自有千秋任是非。”其川事一段，仅于《题赵尧生侍御万松深处手卷》五言中见之，有云“蜀乱天下先，聚敛丛怨。操舟民犹水，能载亦能覆。吁嗟四海穷，焉能永天禄。余疏伤罪言，君章空累牍”云云。即谓此也。全诗已见王什公《今传是楼诗话》，兹不赘录。经田己卯举人，由庶吉士散馆用知县，出任清苑县，升保定府，迁通水道，存涉两司，升吉宣林巡抚，移节安徽。民国后改任都督，罢官后，流寓津门未归。虽不以诗名，偶一涉笔，不落凡近。《今传是楼诗话》尝录其《赠什公北发》七律一章，《送日人立花小一郎中佐归》长均七古一章

，其友虞山言仲远（敦源）所录，时方在保定。诗与国故有关，因录之云：“立花中佐时之髦，湖海意气元龙豪。握奇金版富兵韬，匡勃军政何勤劳。（立花任军事顾问，北洋常备军制多出其手，时方解约归国。）临淮壁垒肃旌旄，连钱战骑腾于槽。将军好武兼风骚，新诗吟出谐琅璈。天长圣节喜初遭，莲池雅集玉馔叨。玻璃杯斟蒲萄，菊天共评刘郎糕。酒酣耳热语嘈嘈，陈义直薄秋云高。曰我友邦谊可褒，接壤如古滕与曹。协力御侮荡腥臊，卧榻漫许羽人毛。我闻君语增郁陶，痛痒恍被麻姑搔。慷慨长啸眺神皋，匣剑跃作龙虬号。图们鸭绿卷惊涛，千年华表沦蓬蒿。豺狼无厌性桀骜，辽溷攫拏捷于猱。楚问九鼎吴百牢，非理要索恣贪饕。陇得诅有蜀可挠，皮之不存安附毛。所冀邦交固漆胶，缠绵春茧同春纛。风轮火舰蚁千艘，矛戟偕作吟同袍。矧复边衅非我挑，长短自有公法操。一割漫晒旧铅刀，执鞭愿属鞅与橐。横流东去障滔滔，权利忍令侵秋毫。会须驱除虎狼嗥，旋斡艮维扶柱鳌。呜呼天道本不谄，睡狮长睡徒訾警。相期努力脱其絛，飞腾东亚参翔翱。嗟君行色上征篙，都门未饯中山醪。临别赠言愧叫嚣，芜词聊压芙蓉朋。”

秦宥衡提学，有《丁巳都门感事》一首云：“呜咽中江入海流，知君清坐不胜愁。鲁戈过眼空三舍，宋铁伤心尽六州。自昔武夫避黄发，于今吾道属苍头。人间合有蟾蜍寿，书剑临风涕泪收。”盖是时张勋复辟，礼罗时贤遗老，康有为既居要职，拉王聘三入都，授学部侍郎。未几事败，宥横与聘三交谊甚挚，而深惜其此一行，故有宋铁之句。张勋幼年，曾充其长随，而诗意反深予之，尔时一般遗老之见固如是，不仅宥衡一人也。

罗佩金督川，与刘存厚交恶，中央派王采丞为四川宣慰使，意在调解。行至重庆而复辟事起，罗亦不表示欢迎，采丞半途归矣。有《丁巳重庆感事诗》云：“驰驱南北才三月，变幻风云已万端。窃国几伤王气尽，争城入见蜀氛寒。空烦筹策怜张咏，差喜围棋有谢安。沧海余生无可说，歌筵相对夜漫漫。”盖于蜀事颇有计画，故以张咏自况，谢安则指段台肥，二诗皆有关史实，非泛泛之作。以诗论，则宥衡腹笥充腴，风骨沉厚多矣。

题画之作，老杜《戏题画山水歌》、《观严公厅岷山陀江图》等作，二十余首，极尽能事，盖咏画山水，与咏真山水有间也。余得秦邻烟山水十余帧，葱秀恬密，四王之亚。因略徵友好题咏，得诗甚多。迄今二十余年，作者半已物故。每一层玩，殆不胜今昔之感也。李厚安太史《题溪山积雪》云：“积雪满山寒正肃，高林无影水无声。萧斋彻夜纸窗白，疑是前溪明月生。”陈小圃提学《题落木寒山》云：“山石蕤宠山木高，山亭茆覆如团蕉。一声来寒鲋，压檐丛筱纷萧骚。下有渔子弄轻舫，黄芦白苇相荡摇。无舵可把推长篙，努力撑持无乃劳。呜呼撑持诚已劳，风浪弥天何所逃。”赵樾村臬使《题竹亭幽趣》云

：“重逢翦竹话宵寒，月影筛窗竹数竿。岁晏苍山风雪裹，正烦童子报平安。”“园万个森青玉，多恐今番伐作薪。翠袖天寒谁徙倚，不堪憔悴梦中人。”杨迪楼学博名琼，邓川人。《题溪山晚霁》云：“看山不碍夕阳迟，每向林泉寄远思。忆过巴江新雨后，泊舫江上倚篷时。”“卅里明湖傍影斜，故乡最好是渔家。老渔罢钓归莲坞，卧看西山顶上霞。”同岁生李灿高（增，江人）。《题枫林飞瀑》云：“眼中天地皆尘翳，安得蓬山小结庐。醉起呼龙涤杯棧，银河倒落天衢。”“苍峰铁立篆螺纹，万丈天梯百转分。挥尽汗珠下坡尾，衣裳犹带岭头云。”以上五人皆墓有宿草。此外如陈古逸《题柳塘归棹》云：“劳亭碧柳半萧萧，攀尽长条复短条。一棹欲归归亦得，莫教阅世涉风潮。”“欲与陶潜共高隐，莫从张绪说当年。绿阴浓处茅庐小，信是人间别有天。”赵星海《题晴岚暖翠》云：“浪迹无端别故林，道缘终浅世缘深。把君尺幅倪迂画，根触还山一片心。”“思归苦乏买山钱，草草风尘二十年。记得望湖楼上望，半岩暖翠落樽前。”袁树圃《题疏林渔艇》云：“欲结茆庐傍水滨，秋林轻雨压红尘。瓜皮艇子风涛险，频向渔郎好问津。”“远近人家上下桥，天光云影晚萧萧。游踪合在秋山背，不许丹青著意描。”周涤园《题竹韵松声》云：“金华笠屐剑湖舟，记我儿时屡钓游。安得此间专一壑，水光山色拥岑楼。”“苍林古木锁烟岚，天意安排避世宠。除却樵苏无个事，合邀周党作清谈。”各人皆有专刊诗集，所难得者，诗境肖画，亦莫不各肖其人。古人云诗见性情，信然。

余又有《粤园图》徵题，图为岭南蔡哲夫谈月色夫妇合作，界画甚工致。粤园者，段懋堂《说文解字注》云：“粤，木生条也。《商书》曰：若颠木之有粤桥。今《书》作由藁。《诗序》曰：由仪万物之生，各得其宜。盖由即粤之假借。伏生作粤，孔氏作由。”后世文趋简便，概书作由。以许文无由字，多疑其字非古，其实粤由一也。江艮庭欲尽改《说文》从由声之字为从粤省声，段氏谓若然，则粤从由声，又何说也。余有小园，花木蔚然，取粤字生发之意，命之日粤园。亦犹苏州留园、锡山秦园之例，（留园园主原系刘姓，说文有“留”字，无“刘”字，故以“留”名之。秦园见金樟《南庐诗稿》。）特园之广狭繁简迥别耳。题咏甚多，佳作如林，而惺宠一首，解释粤字，颇为精严。叙余近况，亦历历如见。诗云：“叔重《说文》败由字，纷纷后世滋疑议。或云缶字本相同，（李阳冰说，见《说文系传疑义》。）或云由繇古今异。

（段懋堂《说文》注。）《玉篇》补录入用部，形声所从亦难识。楚金依注引《商书》，粤枋古文趋省易。枝条华函取象形，兹说差强适人意。定庵平居精小学，先秦篆籀常寝镇。新辟小园榜曰粤，义据深通自为记。我常入园笑谓君，诗人自昔多奇嗜。晋阳筑亭号馒矾，壶领有山名<垂瓦>。时无侯芭好古人

，问字谁能载酒至。君云止酒已经年，清谯何须谋一醉。庭有树石可盘桓，案有诗书可习肄。嘉宾时复倒屣迎，俗子还当凿坏避。喜我与君居比邻，分占湖坝数弓地。紫藤蔓壁分余红，绿竹缘坡借浓翠。宵深林隙见微灯，知是譬书犹未睡。只今伯鲁不悦学，欲举陈编弃圜厕。我题此图仍墨守，一任旁人嗤以鼻。”移山（袁树圃提学所居）相距亦不逾一牛鸣地，赏予园并爱此图，先题七言古风一首，复续五言四章于后，则其意之肫挚可知矣。七言云：“手摯广厦千万间，神功敛寂开小园。园之创造基天然，花木竹石风月边。八九间屋陶靖节，一二寸鱼庾子山。花径曲曲以砖，老梅横卧低于门。深绿日光不敢穿，中有一缕飞来泉。泓半沟半流涓涓，铜十二印琴上弦。怡然至乐园主人，主人交我三十年。今涵翠楼古琅环，墨花洒透五云笺。漠赋晋字唐元文，宋诗妙入秋毫巅。欧苏梅黄陈（后山）陆陈（简齐），相从高咏《招隐》篇。”同岁生吴子白（良桐）题五古一章，用二十四敬全韵，毫无牵强之迹。绿其精于小学，故能旁徵博引，头头是道。与子白唱和诗甚多，举此一篇，即可概见其力量之雄厚矣。中间叙余所历，亦非泛泛者所能道也。诗云：“由君新作园，名园以其姓。有如俞楼然，遥遥相辉映。为检许君书，九千余文竟。正文独无由，聚讼诸儒竞。谓即缶本由，谓繇<系>通并。又或谓为逸，臆断殊强横。此字如果逸，全书当变更。母逸子应存，食母岂泉獍。从于三十余，理宜一部盛。何反隶他部，纷纷各散进。恨生古人后，不获面质诤。由为粤古文，许君名早正。凡从由省粤，他部可为证。从履省舟勿，省母不为病。主人精小学，训诂宗许郑。近注石鼓文，更远溯苍圣。吾言岂其然，试为一品评。忆昔相识初，晚清当国柄。丁酉同岁生，京华欢聚庆。君后入太学，中枢观国政。我时宦蜀中，风尘卑县令。国变同还乡，先后被朝命。君出守大邦，凛凛风骨劲。旋为入幕宾，草檄陋孙晟。盐梅和调羹，春官掌祭絜。奉使涉重洋，如古之会盟。彼国所短长，一一详为词。归途游名山，风土播歌咏。踪迹逾亚欧，谟谋师魏邴。一朝谢政权，三旌却徵聘。买宅傍坡沱，辟地平陷。一楼吸湖光，湖光揩若镜。凸凹石玲珑，向背室温靖。藏书含古香，琢诗浚灵性。园拓屋之左，一泓秋水净。落花浮小池，鱼唼嬉游泳。老梅立若人，清癯貌恭敬。主人午睡否，伸颈若为侦。时出金石声，名教乐孔孟。时参玉版禅，戒律绝淫营。有时佳客来，一笑执酒迎。海棠花正开，天韶晨妆靓。清言霏彦国，诙嘲杂曼倩。比邻忘主宾，望衡联婚媾。别墅营高螭，来去一舟轻。晴日携芒鞋，斜阳理归榜。月明或信宿，远隔城市负。宵深无罗候，鹭鸥为之迫。年年上华亭，礼佛若朝请。儒释冶一炉，高人自高行。名园期不朽，绘图纸黄硬。图成索我题，续貂用自傲。深愧赋如，那堪珠玑并。新正资闲吟，夜窗红灯檠。走笔聊塞责，贻讥心俩俩。”顾仰山（视高）、吴石生（琨）两太史，任志清（可澄

）监使，均各题七古一章。任诗云：“我识定庵昔在滇，文章尔雅称时贤。别时道我昆湖需，图成补柳意拳拳。今来不觉二十年，相看尘鬓各成斑。我老乃作冯妇颜，君修梵行何清坚。儒门澹泊岂其然，世乱往往爱逃禅。自锄小圃号粤园，一楼秀出湖山巅。老梅如雪花正繁，早桃红亦逗春妍。酌我坐我花中间，出图要我诗一篇。我观图咏成太息，题者诸老昔者若是班。石南今已归道山，古逸亦是古稀人，我来但见屏山袁。廿年人事惊风烟，况复沧海几桑田。而园长著湖之偏，主人常与湖为缘。长日作诗称闭关，无酒学佛有酒亦学仙。我来喜作闲官闲，不敢题诗争后先。不愿画著石山前，但愿主人时时觞我小楼上，谓余方有公事姑与俗相捐。”顾诗云：“由侯轩强五十余，昔年怀抱今何如。笔端鸣凤腰佩鱼，幡然解组希两疏。日日寝馈鸿宝书，兼研内典探梵珠。百年不肯须臾虚，诛茆结屋临翠湖。竹石清瘦幽人居，以姓氏园名实符。冉溪安用愚溪呼，闭门著述蘸墨珠。有时谈笑招群儒，嗟我不材如散樗。花尊秋风两世俱，（两家先世，秋榜同年。）与君相逢卅载初。少年盛气雄万夫，黄尘同驰旅京车。黑夜几沉浮海桴，（丁未春偕赴日本，轮船出芝罘百余里，夜阑失火，几罹不测。）当时壮志横九区。不信至此真穷途，出险幸似登天衢。漏舟共济扶桑隅，两心私庆神福余。人谓天留有用躯，鹏飞万里南将图。忽报长安棋弈输，力致富强管夷吾。多君心苦而诣孤，贱子像然归敝庐。便随武陵渔父渔，醉后狂歌缺唾壶。（借句）或乃拊缶呼呜呜，乐不及时胡为乎？雪渐上头霜在须，不知老至宁非愚。尔来摄念参毗卢，始悔从前心胆粗。诸有非有无非无，文字之障应先除。偏君索题如索逋，故人情谊何可辜。交深复恐辞浮肤，肠无诗撑搜更枯。俚曲吞吐难小巫。”与仰山相交甚久，相知甚深，故无泛设之语，而苦心孤诣一语，于余二十年来遭际，殆如燃犀，读之不禁恫恫数日也。吴诗云：“定庵先生爱花木，拓地城北山之麓。昔年曾建涵翠楼，饱吸湖光与山绿。图书四壁同娘氏，著作千秋亦天禄。近延楼外更筑园，园名曰粤自不俗。粤省为由或为缶，是耶非耶可无卖。一园篇种和靖梅，间杂数丛与可竹。三径立石尤玲珑，径为石遮曲愈曲。更有亭屋半隐明，风月无边看不足。著书人醒石横陈，恍如人在罗浮宿。韵人韵事两足传，此图可为辋川续。”石生亦精训诂之学，所藏书籍，小学居多，惟不及子白之完备耳。间有《说文补注》之作，惜未得见。诗不数作，年时偶一为之。固因政务丛集，无暇之故。记其翰林假归时，一身任五处要差，安有余闲以理吟咏耶。狷庵易君题五古一章，颇注意图绘，比之龙眠，语简而赅。诗云：“摩诘图辋川，韵事流千古。子山赋《小园》，怀抱轻华腕。我览《粤园图》，芳躅遥踵武。蔡叟擅丹青，老笔雄且妩。梁孟两壁合，位置无乖迕。尺幅罗万象，堪与龙眠伍。叟绘园之景，我咏园之主。世乱贵知几，不屑恋簪组。流急则退勇，幽栖避网罟。小

筑翠湖滨，湖光供纳吐。涵翠楼前地，拨蒙辟畦圃。丈室三两楹，坐拥图书府。研经课儿辈，抱膝吟《梁甫》。暮指归鸟归，晨看乳燕乳。余情蒔花竹，香荫霭庭户。旁通及内典，神游佛国土。或招素心人，南雅骚帜竖。唱和稿盈尺，宁泥声调谱。偶然得佳句，狂笑掌频拊。啜茗润诗肠，何用酒倾觚。园蔬佐晚餐，烧笋足充肚。我非髯参军，亦岂短主簿。半生守楹书，碌碌无足数。不惯趋朱门，伺人颜喜怒。追陪香山会，清谈沁肺腑。来叩粤园扉，如入辛夷坞。他日傥移家，诣园乞赁糜。”南雅社兴，亦近年滇中吟坛一故实，诗中及之，足补诸作所不足。而于余近二十年之经历，叙之綦详者，厥为白君小松（之瀚）诗余四首。小松博览，工辞翰，尤熟于清季以来海内文学家掌故，言之娓娓。尝作《徐呈五殉难诗》，叙同光间国故，元元本本，几达百韵，其学之富可知。与余共事十余年，凡护国、护法诸役，幕府视草，小松无不共之，故言之清切有味。此编尚未录诗余，特举以为是图题咏之殿。调奇《壶中天》，其一云：“粤园图就，比冒家水绘，风光谁胜？一卷牛腰题咏遍，幅幅母珠堆锦。号合羽岑，坊名佛护，慧业前身定。英雄活计，祖鞭换了清磬。

佳日野服纶巾，寻芳行散，烟霭碧蛸近。别墅升庵吟啸地，来去春航秋艇。隔巷濂溪，对门卧雪，得句飞笺问。买邻百万，侣俦无此高仁隽。”其二云：“江山如此，问桃源何处，堪容渔隐？城裏卢同原有宅，妆点便成仙境。屋就梅边，亭因竹叶，心事王姚证。楼名更好，翠痕涵却千顷。一自揖别公卿，结盟鸥鹭，久矣音书冷。惟有多情湖上水，长照东坡瘦影。几度看春，十年面壁，怕向危栏凭。重帘深压，任伊莺叱燕恨。”其三云：“觉来一梦，记当年幕府，曾陪砚几。檄愈头风书辟疟，大笔群推韩李。孺子尸名，阿瞞自取，传贵洛阳纸。有才如此，荒山竟老无已。闻道管领骚坛，两开南雅，莲社风流继。石鼓龙文越缙稿，兹事须公料理。瀛海乘槎，殊方问俗，百首新诗美。晨钞瞑纂，此中无限佳趣。”其四云：“为春憔悴，幸抽身尚早，补枿不死。茧蝶生涯成底事，赢得丝成窠毁。四十无闻，一丘遂卧，回首心还悖。天怜病废，白头蟑颡何悔。况有老学庵翁，造门许借，眼福矜鸿秘。窃喜褰裳清可涉，只隔苍葭一水。闻见三朝，丰神两置，尘扫青松蕊。清谈每接，中怀多少幽契。”

泸西陈古逸，以名进士由度支部派充云南造币厂总办、大清银行监理官，民国后一度任外交司，遂终隐于滇。晚年弹心佛法，四方崇仰，夙工书画，尤长倚声。余六十岁时，曾倚《寿星明》一阙寿余云：“江涌金沙，山抹彩云，实毓英贤。溯幽燕负笈，钩河摘洛；南疆开府，勤政爱民。梅萼凝香，菁莪造土，更泛枯槎日月边。英雄老，问半生勋业，一笑无言。九龙池北林园。已隔断真红十丈尘。有牙签插架，书城坐拥；贝文摊案，佛海精研。筇竹寻诗，寒蒲

习定，六十平头白乐天。我何献，只香台法食，菩萨清泉。”

松泉亦夙嗜倚声，早年有《双红豆轩词》之刻，未得寓目。年近古稀，犹遍游名胜地，有女弟子黄灿芝、何蘅秋等，时随侍游览，迭相唱和。和灿芝《五月七日国耻感赋满江红》云：“酸楚哀鸿，声遍野、破家亡室。翘首望、茫茫蓝蔚，抚今追昔。大好家居谁撞壤，英雄流血化为碧。看申江烽火远连天，心恻恻。财已竭，民疲极。外侮至，亡无日。更同根萁豆，相煎太急。弥望神州都莽荡，何人收拾残枰弈。除苍天速遣圣人生，仁无敌。”下半阙传钞或有牵误，大致不差。又《秦淮河怀古风入松》云：“披襟小坐意迟迟，红豆惹相思。可怜金粉俱尘土，将春意、托与黄鹂。枉自劳他百啭，听来总是迷离。满堤杨柳绿依依，种植始何时。豪华王谢今安在，到春来、只见乌衣。欲问秦进旧事，除非明月方知。”滇中词人亦夥，自元张景云以来，不下五十余家，尤以倪蜕翁、戴颉孙、段浴川诸君篇章最富，惟都不自收拾，致不能各刊集，仅于丛中刊《滇词丛录》一册，摭拾丛残，各见一斑而已。寓贤中工词者亦不少，记梁瑞芝专员（名正磷，巴县人，为丁酉同岁生，由州牧迁广西知府，充督察专员。）《庚子北变有感》调奇《氏州第一》云：“搔首青天，高远莫测，我从何处问起。乘兴登楼，苍茫四顾，大地萧寒如此。望帝乡迢递，已被暮云遮矣。怅想秋风，铜驼荆棘，泪铅成水。五载旧游频记忆，都下繁华名市，衣冠第宅，一炬泰灰裹。谁令弈棋靡定，竟掉下、这个不是。长剑孤鸣，任万丈、寒光天倚。”

陈兰卿太守（名鸥，山阴人，宦滇甚久，遂隶滇籍，年八十三始辞世）之《翠竹轩诗钞》，王仲瑜臬使（名玉麟，昆明人，贵州粮储道署按察使）之《悠然楼诗稿》，刘锐卿大令（名镇藩，癸巳举人）之《师竹斋诗钞》，均得读之，日久健忘，不能记忆，并原书亦被友人借取，无从索还。诸君皆旧游友好，乃不能传播其诗，疏懒阔暑，其罪尚可道乎。惟孙采臣（文达，昆明人，拣发广西知县，署思恩府，以积劳致疾，殉赠道员。）李少宗（泽，亦昆明人，同时拣发署维平，补象州以劳殉。）钱小舫三君，同岁交好，诗皆有独到处，《云南丛书》中已刻其遗稿，而余游历日本时，小舫曾写示其《送孙李两君拣发广西》五律四首云：“迢递一书札，来从我帝京。故人知释褐，宿志遂长纓。不禁云泥感，因滋湖海情。琼华劳北望，隔水送君行。”“满目潢池盗，频频百里才。兵氛蒙象岭，别梦绕燕台。害马知由去，飞鸿亦可哀。农桑销剑戟，瞻望使君来。”“并辔向苍梧，兹行已不孤。一麾抛铁砚，五岭佩铜符。叔季思良吏，神仙笑腐儒。殷勤惠双鲤，破浪寄东都。”“烟树浦蓬岛，风沙莽蓟门。难为赠行策，未许罄离樽。夜雨巴山梦，浮云流水论。重逢莲社酒，相对指襟痕。”小舫平日胸无城府，诙谐不羁，诗之倜傥俊伟，亦适肖其人

。陈小圃丈评其门下士，有钱谐蒋默之目。蒋谓怀若（谷），余视草督署，怀若勋办文牍，共事一室，一月中殆未间其数语。两君相较，蒋之默视钱之谐，殆有过之。小舫后任河口督办，视事甫一月，得瘴气，遽成古人。余尝挽以联云：“与我旧同年，抵掌论文，隽语清谈犹在耳；到官刚匝月，忘身殉职，蛮烟瘴雨总销魂。”语语皆纪实也。

诗话前编纪《灞桥题壁诗》“柳色黄于马上尘，秋来长是翠眉颦。一弯月更黄于柳，愁煞桥南系马人”，谭嗣同见之狂喜，谓新乐府工者代不数篇，盖取声繁促而情易径直，命意深曲而辞或哗缓，二难莫并，何以称世。平生所见新乐府，殆以此作为第一。系在灞桥旅壁，尘封隐然，拂拭谛辨始得之。故其《莽苍苍斋诗集》中《论艺六绝句》第四首云：“意思幽深节奏谐，朱弦寥落久成灰。灞桥两岸萧萧柳，曾听贞元乐府来。”即咏此也。王什公《今传是楼诗话》亦载之，殆亦自《莽苍苍斋诗》注得来。（余前编诗话时尚未见王书。）后检《樊樊山诗集》，有《丙戌八月六日过灞桥》一首，即是此作，乃知系樊山作也。然谭父官甘陕，时在光绪初年，嗣同往省之，过灞桥故得见。丙戌则为光绪十二年，似樊山又在谭后，古人诗往往竟体相同，当再质之留心雅故者。王湘绮集中不载七律，以为七律非古，然颇喜作之，其日记中七律甚多，惟多直露兀傲之态，殆亦自知所短，而不欲表瀑耳。兹录其和樊云门韵数首，笔仗虽雄，仍不免平日之老态焉。一万：“少陵笔阵扫千兵，肯拔王郎跋浪鲸。不信把诗能过日，自嫌垂老是虚生。康成行酒曹公恨，广武登台竖子名。独坐看山且西笑，遥知画戟晚香清。”又云：“偶曳长裾过戟门，故山秋草怨王孙。弹来栗里琴三叠，闲却瞻园酒一樽。料得治安询贾谊，也应冷稳学刘坤。白苹江上风波定，唯有飞鸿爪印君。”又云：“诗人自古喜相轻，忘势忘年折辈行。肯向红毡论故事，每遗缟纻见交情。官衫北面曾相笑，礼数南皮且莫争。手版一时参护帅，知君到处有逢迎。”插用时事，近于打油矣。其佳者，雄阔多姿，胜处去老杜不远。如《登岱顶》云：“黄河如线海如杯，表裹泱泱四望开。战国自知天下小，登封常见圣人来。扶桑浴日光先照，匹练浮云首重回。一片光明尽冰雪，便疑身在九璜台。”《瀑桥》云：“天桥溪响静声闻，玉峡丹梯两界分。柏上雨成松上雪，山中花落水中云。骖龙正有徘徊处，匹马谁从七二君。便与灵仙约来往，不须挥手谢人群。”《九江》云：“雄镇坚城望睫呀，横州蛇势苦盘拏。五年化尽英雄血，九派淘残江汉沙。废圃尚闻留鬼磷，沸波谁复祀神鸦。酒楼近接诸夷馆，不忍停舟问琵琶。”其五古五律，已见前编，不复录。

《筱园诗话》谓阮亭七律，才力不足，多涉空腔。然如《题赵承旨画羊》一首，气格雄浑，神高韵迈，如出盛唐人手。而运法用意，自亦细密深婉。首句点

题，清出所画之羊，次句以画马为陪，推开一笔，暗摄下意。三四以吴兴、敕勒，对照见意。五六忽用提空一联，高唱入云，振拓后半局势，而以铜驼恋洛，玉马朝周，两两烘托夹衬。更以子卿牧羝守节作结，意愈充足，而王孙失节之愆自见。通篇层层洗伐，一气相生，诚为此题绝唱云云，推许甚至。评隅处亦批却导窍，老眼无花。惟渔洋七律，雄浑超迈之作甚多，不止此题，筱园所取，未免太苛。且渔洋此作，实胎息荆公《次韵吴仲庶省中画壁》诗，故气息倍为深厚。兹并录二作于后，读者试体会之，当以予言为不谬也。荆公诗云：“画史虽非颇虎头，逞能满壁写沧洲。九衢京洛风沙地，一片江湖草树秋。行数鱼宾共乐，卧看鸥鸟吏方休。知君定有扁舟意，却为丹青肯少留。”渔洋诗云：“三百群中见两头，依然秃笔扫驿骝。蝎来清远吴兴地，忽忆苍茫敕勒秋。南渡铜驼犹恋洛，西归玉马已朝周。牧羝落尽苏卿节，五字河梁万古愁。”

张南皮《湖口》诗云：“南疆战绩两奇踪，赤壁东来数石钟。”彭刚直公石钟山之役，固亦有名，然不及明太祖战陈友谅之剧烈。盖就湖口言，当引彭事，就南疆水战言，则当引明太祖事矣。赤壁一战，曹操北归，鼎足之势遂成。鄱阳湖一战，明鼎遂定，其时友谅最为劲敌，其他不足畏也。王湘绮撰《彭公行状》云：“湖北水陆军下攻湖口，寇扼石钟山、梅家洲，力遏内湖军，不令合外江。公率全军，分三队出战，杨公（载福）临江发为声援，不能进，而寇渡石钟，石岩腹置巨，正当船冲。公令三板先出，大船继之。前锋中，哨官立毙。公令全船还，后船次进；有死者复回，后者复迭进。伤十余舟，公一不顾。或谏曰：‘今驱士卒与飞火争命，徒死无益。’公泣曰：‘水陆用兵五千，精锐忠勇之士，毙命千数，湖南江西民士，屠戮者数十万，每一念之，恨不即亡，不破此险，势无生理。今日我死日也。’鼓棹赴之，寇焦裂铜飞，者震死，船衔尾直下，与外江合军，欢声动江。陆军奋蹕，从城背山下应之，寇大奔，遂进夺小姑山，复彭泽、望江、东流，寇望风避。”钱牧斋《国初群雄事畧》所纪云：“太祖自将救洪都，徐达、常遇春等，亦自庐州还会师，裼纛龙江，舟师二十万人，敌兵六十余万，初战于康郎山，继战于渚矶，前后八十余日，死者六七万人。每战呼声动天地，矢锋雨集，声雷鞠，波涛掀腾，照耀百里之内，水色尽赤，浮尸如蚁，弥望无际。当其战剧时，敌梟将张定边，直犯上舟，舟适浅，危甚，幸常遇春从旁射中定边。俞通海亦来援，舟进水涌，上舟始得脱。友谅中流矢死，其弟友仁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，均被焚死。其参政陈等，始举军来降。”钱、王皆文章巨手，叙述有声有色，诚南疆战事之奇踪也。

作诗构思，至情理逼真处，乃与前人往迹，适相符合。或暗指一人一事，而按

之载籍，不止一事相符者，所谓言中有物也。此类甚多。近见梁众异（鸿志）诗，恒有此境，如近作《故居》云：“磨灭华年此最多，眼明重见旧。书声定有邻人记，车辙曾经长者多。世法易生三宿恋，家风不改《五噫歌》。南荣奉母知难再，惜往伤今鬓易皤。”其第三句，合之往迹，当不止一人。余所记者，清乾隆时高邮沈既堂（业富），年二十二，举于乡，次年，联捷成进士，入词林，历充江西、山西副考官。有谓公早达为幸者。其邻里击柝之人叹曰：“吾辈每当子夜风雪时，过沈氏书楼，未尝不闻读书声，何幸也？”见阮文达所撰《墓志铭》。读之情景如绘，真可为后进勸勉。至都玄敬勤学，夜深不辍，吴门有娶妇者，夜风雨大至，灭烛，遍乞火无应者，杂然曰：“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。”叩其门，果得火。此则虽非书声，亦好学者之佳话也。他《如丰泽园酒次示秋岳》云：“胜有酒佣知姓字，待寻绌卒话承平。”《雪中喜宰平见过》云：“旧随洗钵僧成塔，误记寻诗梦堕廊。”诸联皆可玩味。袁忠节公（昶）丁亥岁暮，寿李尊客七律二首，尊客称为字字新警。浙西村人原稿未载，（稿只刊至甲申止）兹录存之。一云：“六十为郎未厌迟，铜驼陌上垫巾宜。归然风节和应寡，妙得天机知者谁。监曲笠筇追贺老，《铁崖乐府》冠元诗。由来越国山川逸，借取才名重圣时。”二云：“猩黄花照鹅黄酒，破腊年前已得春。晚觉方瞳健胜昔，坐忘带孔瘦移旬。读穿饥朔三冬史，生后髯坡九日身。腰脚明年问何似，南郊鸣玉侍祠臣。”又《赠悉伯》云：“净名示疾转充然，乍起宁资服散缘。知见香存消蕙叹，句文身在异蕉坚。人间鸾翮留中散，池上杨枝伴乐天。更约穷探翠微胜，试携竹杖已轻便。”今世刊行之《钱南园集》，只载法梧门一序。杨雪桥诗话尚载有兰雪生吴嵩梁题句云：“亮拔之才，植其高骨。雄劲之气，郁为正音。岱色夜明，下临星斗。河声秋壮，中挟风雷。先生以名节砥柱中朝，而诗亦卓然可传如此。盖能孤行其意，不为流俗所移，故有直造古人处。寡识之士，即文字亦多依附，卒与草木同腐，岂不哀哉！嘉庆十年六月十三日吴嵩梁记。”“是日雨，坐诗宠，为法梧门学士参定朋旧及见录选存者，凡五十首。盖南园无专集行世，师君所刊，亦其残稿，故所采尤多”云云。今本仍荔扉先生原本也。

今之提倡白话诗者，大抵谓《诗三百篇》，除《雅》、《颂》外，皆为妇人、女子、田夫、野老之所歌唱，故人人易晓。若拘于格律音韵，则解人难索，扞格鲜通。不知古无韵书，即以官音为韵书。今之官音，古称雅言。《论语》云：“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执礼，皆雅言也。”雅言者，正言也。谓造次谈论，或用方音，至于讽诵诗书，牖传典礼，则其言必一出于雅正。《国风》异于谣谚，据《小序》说，大半刺讥国政，此非田夫野老之所为可知也。其他里巷细情，民俗杂事，虽设为主客，托言士女，而其词皆出文人之手，观于汉

晋乐府，可以得其例矣。（以上多据章氏太炎之说。）为白话者，如田夫野老之所为，方言各异，迁地弗良，是欲求易解而反难通矣。士大夫则无有不知雅言者，故十五《国风》不同，而其韵部皆同。且讽谕时政，规劝友朋，岂得径直从事，必也微言婉讽，因物寓意，使之玩索而有得。所谓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戒，比兴之诗，所以妙于赋体也。古人有言：诗者，性根情苗，言华声实。因其言经之以六义，缘其声纬之以五音。音有韵，义有类。韵协则言顺，言顺则声易入；类举则情见，情见则感易交。六经首《诗》，以能正人心而天下和平也。洎周衰秦兴，采诗之官废，上不以诗补察时政，下不以歌泄道人情，止于伤别怨思，游览放旷。陵夷至于六朝陈、梁之间，率不过嘲风雪，弄花草，诗之为道益卑，取义益狭。矧其淫词荡意，摇笔即来，尤而相效，每下愈况者乎？

三言诗自晋散骑常侍夏侯湛始，四言诗自前漠楚之韦孟谏楚夷王戊始，五言诗自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别始，（或谓苏李诗系后人假托，当以卓文君《白头吟》为始。）六言诗自汉大司农谷永始，七言诗自漠武帝柏梁台殿联句始，九言诗自魏高贵乡公始，（三言至九言，《三百篇》中者有之。）歌自荆轲作《易水歌》始，（沈归愚《古诗源》以《击壤歌》为始。）状诗自枚皋作《丽人行》始，（歌诗流利为行，引伸为引。）白话诗则自西文之“跑猝力”（译音）脱化而来。即此可以略知其变迁也。

诗话始于锺嵘，宋以降，为之者众矣。而有卢一代，乃绝无之。至宋尤延之始有《全唐诗话》。夫诗莫盛于唐，顾当其时，绝无为之评话者，毋亦老杜所谓文章得失，寸心自知，话之者未必能批其却，导其窍，徒添画蛇之足，转伤续尾之貂，故不必话，亦不能话乎？昔佛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，只迦叶微微一笑，遂尔默会。假使当时多一言词，则不契机矣。唐人之诗，含蓄委婉，真有心心相印之妙。至宋则尽情透露，无惑乎话之者之多也。（诗话以宋人为最多）。明清以来，为者相踵，其佳者一语破的，开示后人法门不少。次或留存掌故，斟酌人物。又或遗章断句，藉之以传。李穆堂比于葬暴露之骨，哺路弃之儿，功德甚大，吾无戾焉。若夫标榜相高，声华是鹜，以笔札泛爱人群，章绛犹讥其师；以词翰猎取车服，桓荣转骄其弟。昔人之所未嫌，不佞之所弗取者矣。惟是酒后茶余，评今隋古，有所得则笔之，无容心，无佞索意，僻壤遐陬，流传匪易，则务为搜采，藉以阐幽发微，厉世磨钝，俾后进者不至望而却步，废然思返，此其区区之微旨也。